

## 明末林時對抄傳〈圖讖〉資料考釋

陳學霖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中國古代載籍，屢見「圖讖」或「讖緯」及性質相關者如「占卜」、「童謠」等記載，皆為先民假借神明之名，以隱語寓意，表達願望，預言禍福吉凶的文字及圖記。漢人有「讖言」或「讖書」一詞，許慎《說文解字》釋道：「讖，驗也。從言，鐵聲。」<sup>1</sup> 范曄《後漢書·張衡傳》又云：「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sup>2</sup> 簡言之，就是事後證明應驗之預言。此類圖讖讖言，蓋與古代之「符瑞」或「祥瑞」互為表裏，藉此以顯現天人關係，彰示王權之天命神授。班固《漢書·劉輔傳》記輔上書成帝（前32-前7在位）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sup>3</sup> 可見「圖讖」與「符瑞」及「災祥」、「占驗」之密切關係。

古代民智未開，對大自然充滿神秘感，深信冥冥有上帝主宰，透過自然現象顯示其旨意，而人間政事亦反映於自然現象。《禮記·中庸》云：「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sup>4</sup> 因此古人使用占卜去認知人事及揣測未來，而巫師便成為溝通天人部落領袖。商人稱其祖先為「王帝」，視與「上帝」同職，而周人改稱為「天」，周王受「天命」而治，自此統治帝王皆稱「天子」，奠定君權神化的基礎。由此而起，王者之誥命垂訓、或關乎國家大事之言詞記敘，雖然出於睿智才士之手，都沾上神秘色彩，藉上天神明之名以表達宣示，建立其權威及正統地位。民間對冥天主宰、國家大事、社稷安危、未來禍福，亦以各類讖言符瑞寄意，或借此配

<sup>1</sup> 許慎：《說文解字》，《景印四部善本叢刊》第一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第三上，頁三上。

<sup>2</sup>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五十九，頁1912。

<sup>3</sup>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七十七，頁3251。

<sup>4</sup>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1987年），卷五十二，頁二下。

合各種政治及社會行動。「占卜」、「童謠」一類讖言早見於商周典籍，反映先民對大自然之敬畏及以其兆象為行事指標。戰國末陰陽家崛起，齊人鄒衍（前305-前240?）以「五德終始」說解釋治亂興衰、朝代遞嬗，言曰：「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其祥乎下民。……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sup>5</sup> 秦漢諸帝皆推論德運為政權奠基，而在儒生以陰陽學說解經、強調天人感應之理論下紛紛出現之緯書、圖讖與符端及各類災祥、占驗之預言，便成為古代風行不衰之政治符號。<sup>6</sup>

讖言始於古代之占卜。古人常透過巫祝以下辭形式，表達意願或對未來吉凶作出預測及判斷。《尚書·洪範》言：「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sup>7</sup> 此其大概。先秦文獻如《左傳》、《國語》等載錄不少占卜的預言及其應驗情況。例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記載，戰國陳公子完避禍奔齊國改姓田氏，齊人懿仲夫婦擬將女兒許配而占卜吉凶，得到以下卜辭：「鳳凰于飛，和鳴鏗鏘，有媿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sup>8</sup> 後來事情證明應驗，陳完後代在齊國壯大，結果廢掉姜姓齊君，建立田氏齊國（又見司馬遷《史記·陳杞世家》、〈田敬仲世家〉）。<sup>9</sup> 這一卜辭經過修飾已接近成熟的讖言。古人亦常用《周易》卦辭作為預言吉凶，例如王充《論衡·卜筮篇》載孔子與子貢共操《易》卦以預則戰爭勝負。記云：「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行用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sup>10</sup> 可見孔子亦根據占卜作出判斷。

周秦以降，讖言往往以童謠、民謠、諺語之形色宣洩傳播。例如《國語·鄭語》載周宣王時童謠：「壓弧箕服，實亡周國。」<sup>11</sup> 壓弧是山桑木做的弓，箕服是其草編的箭袋，意謂周室將為某種軍事力量傾覆，後人因附會為幽王寵幸褒姒而致亡國之徵兆。又如《左傳·僖公五年》載晉獻公時童謠：「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

<sup>5</sup> 《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卷十三〈有始覽·應同〉，頁十七上。

<sup>6</sup> 關於中國古代預言之學術性研究不多，其中涉及此課題者主要有顧頡剛：《秦漢之方士與儒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杜奎英：《中國歷代政治符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3年）；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漢魏文化研究會，1966年）；鍾肇鵬：《讖緯論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丁鼎、楊洪權：《神秘的預言——中國古代讖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33年）；與《歷史月刊》第九十二期「讖緯與末世預言」專輯（臺北：《歷史月刊》出版社，1995年4月）等。

<sup>7</sup> 鄭玄（注）、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四庫全書》本，卷十一，頁二十三。

<sup>8</sup>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四庫全書》本，卷八，頁三十五上。

<sup>9</sup>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三十六，頁1578；卷四十六，頁1879。

<sup>10</sup> 王充：《論衡》，《四部叢刊》本，卷二十四，頁十。

<sup>11</sup> 韋昭（解）：《國語》，《四部叢刊》本，卷十六，頁六下；又見《史記》，卷四，頁147。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sup>12</sup> 晉獻公當時已取北虢，謀攻南虢，因問掌卜之大夫卜偃，偃遂引童謠預測日期。秦漢間出現頗多作為讖言之童謠民謠。例如《史記·項羽本紀》載民謠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sup>13</sup> 預言楚必亡秦。又如班固《漢書·五行志七上》記漢元帝時童謠：「井水溢，滅灶煙，滿金堂，流金門。」<sup>14</sup> 至成帝建始二年(前31)三月，皇城北宮井中果然溢漲外流，時人以此預兆陰將盛而滅陽，因附會為王莽(前45-23)篡漢之讖言。

漢興以後，陰陽家學說日漸熾盛，而自武帝朝董仲舒(前179?-前104)著《春秋繁露》，發明天人感應、災異祥瑞論說，劉向(前77-前6)接踵，撰《洪範五行傳》，推波助瀾，陰陽五行說遂成政治與學術主流思想。哀、平之世(前6-5)，國運日衰，人心思變，改德更制聲起，劉歆(?-23)據董子及其父餘緒，編訂古文經典，竄改史傳，以漢高祖為堯後及火德，王莽受漢帝禪以土德王為其嗣位論據。在此時期，緯書大量出現，以陰陽學說解釋經典，神化古人，製造神話，而圖讖、童謠，以及各類視為符瑞之圖記物象亦迭出不窮。「圖讖」始於附載圖畫之讖言，如古代之《河圖》、《洛書》，其後通稱為預言。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漢人所編讖言：「三十六年〔秋〕。有人……言曰：『今年祖龍死。』」<sup>15</sup> 祖者始也，龍即天子，故預言始皇帝死。又如《漢書·哀帝紀》載「赤精子」之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sup>16</sup> 作為王莽篡位改制的根據。據《漢書·王莽傳》，莽陰謀篡位，勸進者不少擬作圖讖符瑞呈獻。例如王莽居攝三年，雍州進獻一瑞石至未央宮前殿，天風突起，後見石前懸一銅符帛圖，書道：「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又有梓潼縣人哀章偽造一銅匱，內置兩道封書，一作「天帝行璽金匱圖」，另一作「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sup>17</sup> 某者高祖之名，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劉秀起兵取代新朝，及即位為光武帝(25-57)亦出現各類圖讖符瑞，如《後漢書·光武紀》載《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集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為主。」<sup>18</sup> 又言：「劉秀發兵捕不道，卯

<sup>12</sup> 《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一，頁三十六上至三十七下；又見《漢書》，卷二十中上，頁1393。

<sup>13</sup> 《史記》，卷七，頁300。

<sup>14</sup> 《漢書》，卷二十七中上，頁1395。

<sup>15</sup> 《史記》，卷六，頁259。

<sup>16</sup> 《漢書》，卷十一，頁340。

<sup>17</sup> 同上注，卷九十九上，頁4094，4095。

<sup>18</sup> 《後漢書》，卷一上，頁21-22。

金修德爲天子。」<sup>19</sup> 皆暗示劉秀將復辟劉漢皇統，重建火德爲王作爲天命的應驗。<sup>20</sup> 由此可見，此類圖讖皆係預謀編造，假稱爲天命符瑞，作爲反政權宣傳，或爲奪權者建立其君命神授之證據。

漢晉南北朝至於隋唐，陰陽學說繼續主導政治與社會活動，史籍所見，各類讖言流行不絕，發揮不同作用。歷朝皆有圖讖、符端、災祥、占驗之事例，散佈於正史紀傳及〈郊祀〉、〈五行〉、〈符瑞〉、〈祥瑞〉、〈靈徵〉等志，或以歌謠隱語示意，或以故事記述，或以宗教儀式表達，其目的或爲宣泄民怨，或爲支持倡亂起義，或爲藩飾創建王業，隨時代環境需求而異趣。此外，釋道二教各派徒眾，著名者如太平道、天師道、淨土、彌勒教等亦常藉機散播教義，編造經文，在改朝換代，社會動亂之際扮演重要角色。讖書又稱妖書，唐宋以後，最顯著者爲託名唐司天監袁天罡、李淳風編撰之《推背圖》，以六十圖象各繫七言絕詩推演時運變化、治亂興亡，據云多所應驗。其書後世雖遭禁絕，但流傳不絕，屢有增訂補充，至現代仍享有盛名。<sup>21</sup> 宋元明各朝讖言繼續流行，林林種種，皆與政權之更易及社會動亂有密切關係。最著名者如元末白蓮教教主韓山童(?-1355)，在山東黃河流域宣傳之石人謠，「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策動治河役夫反抗蒙元。韓氏及其徒眾又倡言「彌勒佛下生」、「明王出

<sup>19</sup> 《後漢書志》第七〈祭祀上〉，頁3158。

<sup>20</sup> 關於漢代陰陽學說對政治與學術之影響，論者甚多，詳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載《古史辨》第五冊（北平：樸社，1935年），頁423-27；顧頡剛：《秦漢之方士與儒生》；王夢鷗：《鄒衍遺說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李漢三：《先秦兩漢陰陽五行學說》（臺北：鐘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年）；孫廣德：《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1993年）；與鄭正人：《陰陽五行及其體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等書有關章節。

<sup>21</sup> 例如《漢書》有〈郊祀志〉、〈五行志〉，《後漢書》、《晉書》有〈五行志〉，《宋書》有〈五行志〉、〈符瑞志〉，《南齊書》有〈符瑞志〉、〈五行志〉，《魏書》有〈靈徵志〉等。中古時期釋道各派與政治活動多有密切關係，可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宮川尚志：《中國宗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3年）；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70年）；湯一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有關章節。《推背圖》一稱《推背書》，著錄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卷一百五十九〈藝文志五〉，頁5261；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十三〈世祖紀十三〉，頁266；張懋（監修）：《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4年），卷一百三十六，頁2552。近人研究見中野達：〈《推背圖》初探〉，《東方宗教》第三十六號（1970年），頁20-87；又見Walfgang Bauer, *Das Bild in der Weissage-Literatur Chinas: Prophetische Texte im Politischen Leben vom Buch der Wandlung bis zu Mao Tse Tung* (Moos Verlag Munchen, 1973)。

世」，組織紅巾軍起義。其子韓林兒(?-1367)稱「小明王」，自立為宋國主。朱元璋繼承其業，遂翦滅羣雄，驅逐蒙古，建立大明，後稱太祖(1368-1398在位)。明朝流行之讖言甚多，最著名者為託名太祖帷幄功臣劉基(伯溫)與鐵冠道人張中之預言。張中據云遺下歌謠稱《蒸餅歌》，預言明代國運大事自建文遜位至崇禎亡國率多應驗，此即為清末革命人士託名劉伯溫撰作、膾炙人口之預言書《燒餅歌》之藍本，與《推背圖》同為現代中國流傳最廣之預言書。<sup>22</sup>

此外，明清兩代沿承元末白蓮、彌勒教倡亂，出現不少反叛之祕密會社組織，皆擷取釋道應劫經卷或編造救世讖言，穿鑿附會，作為煽動人心，吸納徒眾之宣傳，尋謀樹立為一派一地之主，或為傾覆王朝、奪取政權之工具。當時官府稱為邪教之白蓮教、羅教、黃天教、弘陽教、大乘教、聞香教、八卦諸教及其衍生之教派所傳佈之圖經寶卷便是。此類經文讖言體裁詞語皆別具一格，與中古之圖讖及釋道經卷不盡相侔，為在清中葉崛起之祕密會黨，如天地會及其他密謀推翻滿清統治之會社組織所做效，宜為深入研究之對象。<sup>23</sup>

歷朝圖讖預言琳瑯滿目，但是傳世的大多散佈於史書文籍、雜著隨筆，前代雖有類書收錄，輯為專集者則罕見，惟於楊慎(1531-1535)之《古今謠諺》數集而已。<sup>24</sup> 文人

<sup>22</sup> 元末韓山童等宣傳石人謠起義事見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50；又見《元史》卷五十一〈五行志二〉，頁1107；卷六十六〈河渠志三〉，頁1654。「彌勒佛下生」及「明王出世」口號分別見《元史》卷四十二〈順帝紀五〉，頁891；高岱：《鴻猷錄》卷二，收入沈節甫(編輯)：《紀錄彙編》，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卷六十八，頁十五下；及何喬遠：《名山藏·天恩記》，崇禎十三年(1640)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年)，頁七上。吳晗以為「明王出世」口號出自明教(Manicheanism)《大小明王出世經》，但最近楊訥繩正之，指出韓山童為白蓮教徒，「明王出世」即「彌陀出世」，源出《大阿彌陀經》。見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載吳晗：《讀史劄記》(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頁235-36，258-61；楊訥：〈元代的白蓮教〉，載《元史論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09-15。關於《燒餅歌》的研究，詳見陳學霖：〈讀劉伯溫《燒餅歌》〉，載《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香港，1970年)，頁163-90；及〈劉伯溫《燒餅歌》新考〉，載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學會(編)：《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頁1363-1403；並參見下文注82，83。

<sup>23</sup> 此類資料之研究可見喻松清：《明清白蓮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喻松清：《民間秘密宗教經卷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與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5年)；以及秦寶琦：《清前期天地會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中國會黨史研究會(編)：《會黨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年)等專著。

<sup>24</sup> 楊慎所纂僅二卷，即《古今風謠》與《古今謠》各一，似未刊刻。清人史夢蘭作補注，並為輯《拾遺》，前者四卷，後者六卷，彙為《古今謠諺》十二卷，於同治十二年(1873)梓行。今有197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影印本。

著作對此類題目之整體敘述甚寡，開中讀書，得見明末林時對《荷插叢談》內收之〈圖讖、童謠、災祥、占驗皆確有可憑〉，記載甚翔盡，具見對此問題之重視。是篇籠蓋數千年，包羅萬有，足資追溯源流，探究原委。惟文字簡約，典故隱晦，不易明瞭。茲將其文作一箋釋，俾供究心古代政治及民俗史者參考。先將林氏之行實及著述作一介紹。

林時對字殿颺，號爾庵，浙江鄞縣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據全祖望(1705-1785)撰〈行狀〉，時對少時喜談名節，議論縱橫，聽者折服，又執經於倪元璐(1594-1644)之門。登思宗(朱由檢，1628-1644在位)崇禎十三年(1640)魏藻德榜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錢謙益(1582-1664)聞其名，擬招致，不往。為官清廉，嘗有人問：「冷官索莫，何以自遣？」對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聞者稱歎。十五年(1642)使淮藩，旋以丁艱歸里。十七年(1644)李自成(?-1645)破京師，思宗自縊，清兵隨入主北京。福王朱由崧(?-1646)監國，繼統南京，改元弘光。時對應召為御史，上三疏，言史督相可法(1602-1645)之軍可以藩衛江南，不當使之掣肘，進戰退守當假以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1578-1645)四朝元老，當置左右翰林檢討；又言方以智(1611-1671)忠孝世家，間關南來，不當誣以傳聞之說。是時臺省混沓，邪黨過半，僅三數附和。權臣阮大鍼(1587?-1646)深惡之，由是告退。元年(1645)五月，南都陷，魯王朱以海(1618-1662)監國。房師孫嘉績(1604-1646)起兵餘姚，約時對為後繼，遂從戎江干為監軍，佐其幕務。未幾，獲薦授兵科給事中，累遷太常寺正卿兼僉都御史督軍西征，晉副都御史兼署兵垣。時對屢上封事，曾言「江上諸臣宜合力進兵」，「諸將擁兵跋扈無人臣禮」，「戰功踰濫當核之」，又言「加銜挂印之太驟」，皆得報聞，但其請急通海師之道及江上渡口，議雖下然未能行。久之，以得罪權貴及中官去職，時年未滿四十。此後轉徙山海，覺事無可為，遂退隱於家。清康熙十四年(1675)當事薦用，以病辭。時對閒中論人物不少假借，如同里錢光繡，嘗受學黃道周(1585-1646)，又師於翰林張溥(1602-1641)及周鍾，並學詩於錢謙益。時對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質而虎皮者也，皆不足師。謙益晚節如此，又豈可師，子師石齋先生而更名他師乎。」光繡謝之。晚年落魄，疏狂失意，鬱鬱而終，年九十一，時康熙四十四年(1705)。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請志墓之文。子麟錦，字祥趾，岐嶷不凡，七歲日誦數百言，過目不忘。十二歲授古文詞胸無滯義，為諸生名噪薦紳間，年二十七卒。時對歿後，全祖望為撰〈明太常寺卿秩右副都御史爾庵林公事狀〉，收入《鮚埼亭集》卷二十六，始有傳記行世。光緒修纂《鄞縣志》卷三十九〈人物傳十四〉有〈林時對傳〉，鈎稽記載，爬梳諸傳，考證〈事狀〉疏舛數條，澄清林氏生平事蹟，為近人撰述明遺民傳記本傳所依據。<sup>25</sup>

<sup>25</sup> 林時對傳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四部叢刊》本，卷二十六，頁五上至八上。詳見戴枚、董沛：《鄞縣志》，光緒三年(1874)刊本，卷三十九〈人物傳十四〉本傳，頁三十四下至三十七上；又略見民國孫靜庵：《明遺民錄》卷四十一，收入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上冊，頁408-9。

林時對著述不多，遺世僅《荷插叢談》四卷，所錄大多有關朝常典故，及國計民生、利病安危。自言崇禎十三年庚辰成進士後，凡八閱月在京師朝野與賢人君子過從，聆其謙論清議，周咨博訪，開始劄記見聞。此後時局大變，迭遭播遷，流離失所，少有補苴。至弘光南京亡後被放逐，數十年閒中再採摭拾遺，其間情事皆親經目睹，或得之故老傳聞，名賢手授，至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始終卷，時年七十七。此見是年自序：

余自庚辰通籍，筮仕星垣，忝綴班行之末；效冬徂夏，僅八月餘耳。闔曹多暇，自朝參外，惟奉教海內賢人君子，時時過從。聆其謙論清議，凡朝常典故及國計民生利病安危，周咨博訪，歸寓細細劄記，至今佩服弗忘。奉使南旋，未經復命，驟罹家感，隨賊國屯。苦塊餘生，鼎湖泣血，愧不能墨縑從戒。泊留都再造，晉擢西臺，復改梧掖，咸以服未終闋，戀戀慈闈，竟未遑趨覲就職也。兩經國變，幸免網羅。至蠡城肇興，日偕姚江夫子贊襄戎幕，而新命宣著，以容臺卿貳兼署兵垣。雖稍有補苴，四海橫流難搗一木。放廢以來，潛身蠶甕，鬱伊塞胸無可消遣。念及年來兆禍釀亂之由，痛憤填膺，唾壺既缺，竹如意亦擊碎。酒後耳熱，牢騷不平，輒吮毫伸紙，手自疾書，以當袞鉢。然其間情事，皆親經目睹，或得之老傳聞、名賢手授，蒐羅采摭，毫髮靡爽，矢諸天日，鬼神鑒臨，不敢以平生喜怒恩怨參錯其間。纂成，名曰《荷插叢談》。千載而下，覽者庶幾知我、罪我，或故亦有以諒予志也夫。辛未夏杪，七十七翁拾遺氏璽菴述。<sup>26</sup>

時對曾參預朝政，對於南明弘光至永曆諸政權之政事人物知悉甚詳（參見下文「附錄一」），故此書有甚高史料價值。《荷插叢談》書成後未付梓，手稿倖存，於1917年由觀人馬太玄標點排印，刊於某國內大學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印之《史學叢刊》。今有沈雲龍編輯之《明清史料彙編》第六集<sup>27</sup>與《臺灣文獻叢刊》影印本二種。原書之手稿，則於1990年由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流通。林時對倖存之著作，尚有張壽鏞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纂輯《四明叢書》所收之《留補堂集選》四卷，未審選者何人。今按其目錄，過半採自《荷插叢談》（見下文「附錄二」），論述多關明末史事暨諸忠烈奸猾事蹟，然亦間有誤書時奸嫉賢之言，宜審慎考覈辨正。

## 二

爰據《臺灣文獻叢刊》本，將〈圖讖、童謠、災祥、占驗皆確有可憑〉一文抄錄，逐段考證其史源演繹。

<sup>26</sup> 林時對：《荷插叢談》，《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3。

<sup>27</sup> 臺北：文海出版社，1960年。

聖人言理不言數，然夫子刪書，述二帝、三王典謨訓誥，而獨錄〈秦誓〉於編末，豈非明示以繼周者秦乎？(頁54)

此處言孔子刪《書》係根據東漢流行之緯書。按傳統說法，《尚書》為夫子所編定。《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sup>28</sup>《漢書·藝文志》亦言：「《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sup>29</sup>刪《書》之說，出鄭玄(127-200)引《尚書緯·璇璣鈴》。<sup>30</sup>孔穎達(574-648)《尚書正義》序云：「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孫帝魁之書，訖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sup>31</sup>緯書出哀、平之世，多謬悠之說，不可遽信。以上言孔子刪《書》，「獨錄〈秦誓〉於編末，豈非明示以繼周者秦乎」，蓋推演鄒衍「五德終始」陰陽學說之朝代遞嬗模式。鄒氏謂「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其祥乎下民。……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sup>32</sup>秦人用鄒子說，以周為火德，故秦變周自為水德。《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sup>33</sup>此是漢初流行之「五德相剋」模式，至漢末始為「五德相生」說取代(見後)。<sup>34</sup>

祖龍時云：「亡秦者胡。」

此處將漢初流傳秦亡的兩種讖言合而為一。「祖龍」指人之祖先，「胡」指胡族(匈奴)。「亡秦者胡」之說出於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祖龍死」則出於三十六年(前211)。《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二年，……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sup>35</sup>「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瀛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始

<sup>28</sup> 《史記》，卷四十七，頁1935-36。

<sup>29</sup> 《漢書》，卷三十，頁1706。

<sup>30</sup>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集)：《重修緯書集成》卷二(《書·中候》)(東京：明德出版社，1975年)，頁68。

<sup>31</sup> 《尚書正義》，《四部備要》本，頁五下至六上。參考屈萬里：《尚書集釋》，收入《屈萬里全集》(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7。

<sup>32</sup> 《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覽·應同〉，頁十七上。

<sup>33</sup> 《史記》，卷六，頁237。

<sup>34</sup> 參考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頁423-27。



皇……曰：『祖龍者，人之先也。』」<sup>35</sup>兩則讖言都云應驗，因為秦朝末年遭受匈奴嚴重威脅，致有使蒙恬北伐，修築長城之舉，而始皇亦於「祖龍死」讖言出現次年七月身歿。這些讖言顯然是秦亡之後，迎合漢朝興起所編造，而為太史公記錄作為天命攸歸的明驗。<sup>36</sup>

王莽時云：「漢當再受命。」

此則出東漢哀帝(前6-前2在位)時待詔夏賀良言「赤精子」之讖，謂「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作為王莽篡位改制的根據。「赤精子」之讖指成帝齊人甘忠可所上預言。《漢書·李尋傳》云：「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sup>37</sup>其後校尉劉向(前77-前6)奏忠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病死，夏賀良得傳其書。哀宗建平時世運日衰，內外煎迫，人心思變，賀良遂再上讖記請改元易號。《漢書·哀帝紀》載：「建平二年〔前5〕，六月，……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曆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不過，二月後哀帝改變主意，恢復古制，將夏賀良等下獄，以「反道惑眾」罪誅死。<sup>38</sup>

又云：「劉秀為天子。」而〈赤伏符〉有「四七」之說。斯圖讖之可憑者也。

以上指光武帝劉秀(25-57在位)為天子係圖讖的應驗，此類圖讖頗多，當為支持劉秀(稱高祖第九世孫)為王者編撰以示天命所在。《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建武元年〔24〕，……夏四月，……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sup>39</sup>同紀又云：「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

<sup>35</sup> 《史記》，卷六，頁252，259。

<sup>36</sup> 參見《神秘的預言》，1.13，頁41-42；及1.17，頁44。

<sup>37</sup> 《漢書》，卷七十五，頁3192。

<sup>38</sup> 同上注，卷十一，頁340。參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頁470-81；《神秘的預言》，1.23，頁48。關於緯書中劉漢關係之「五德終始」說的討論，詳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の基礎的研究》，第八章。

<sup>39</sup> 《後漢書》，卷一上，頁18，20。參見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十七〈符瑞志上〉，頁770。

兵，……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sup>40</sup>此〈赤伏符〉又稱〈河圖·赤伏符〉，《漢書·劉歆傳》應劭注及《後漢書·祭祀志上》皆有載錄。<sup>41</sup>「劉秀發兵捕不道」指光武起兵推翻王莽，「四夷雲集龍門野」喻天下將展開一場爭奪皇位戰爭；「四七之際火為主」預言劉氏將復興漢統。「四七」為二十八，而漢祚自高祖至劉秀為二百二十八年，恰與末數相應；火為主者，表示火將代土再興，而奉火德將為漢家新主。<sup>42</sup>

開皇間，天下歌李子。

此處言隋文帝(581-604在位)時，民間出現稱頌「李子」的歌謠；但根據記載，這應指在隋煬帝(605-618在位)末年橫征暴斂，民不聊生，人心思變時出現之〈桃李子歌〉。「李子」謂李密(582-618)，而後來成為唐高祖之李淵(618-626在位)，起事時亦利用此歌謠為號召。這首歌謠收入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鸝繞山飛，宛轉花園裏。』案：李為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歌在耳，忽睹靈驗不勝懽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園可爾，不知黃鸝如何。吾一舉千里，以符冥讖。』」<sup>43</sup>魏徵《隋書·五行志上》將其轉載，作「桃李子，鴻鸝繞陽〔楊〕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sup>44</sup>(劉昫《舊唐書·五行志》錄前二句)。<sup>45</sup>根據《隋書·李渾傳》，<sup>46</sup>其時有方士名安伽陀，精通圖讖，一聞其歌，便言於煬帝，「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帝盡殺天下姓李者。首當其衝的為右驍騎大將軍李渾及其姪李敏。按敏字洪兒，與童謠中的「鴻」諧音，因而受到疑忌。煬帝便下令誅殺二李及其家族三十二人，而侍衛中的貴族李密隨亦被懷疑。李密繼楊玄感起事有軍功，人以為歌謠中的「桃李子，鴻鸝繞陽山」，為預言密將率軍自陽城山興起，而「莫浪語」即密語，亦即應於李密之名。唐高祖李淵於太原起兵反隋亦利用此〈桃李子歌〉，以為李即應於己姓，「桃」應於自己的封爵(「桃」與唐國公之唐「陶」諧音)，而「鴻」與「洪」通，有大水之義，與己名

<sup>40</sup> 《後漢書》，卷一上，頁22。

<sup>41</sup> 《漢書》，卷三十六，頁1972；《後漢書志》第七〈祭祀上〉，頁3158；又見《重修緯書集成》卷六(〈河圖·洛書〉)(1978年)，頁98。

<sup>42</sup> 參見《神秘的預言》，1.42及1.43，頁61-63。

<sup>43</sup>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收入張海鵬(輯)：《學津討原》，嘉慶十年(1805)刊本，卷一，頁十三上。

<sup>44</sup>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二十二，頁639。

<sup>45</sup>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三十七，頁1375。

<sup>46</sup> 《隋書》，卷三十七，頁1120-21。

「淵」相通，故此這首歌是上天預示應代隋稱帝。由於這首歌謠與李唐興起有密切關係，不難想像其為太原李氏家族編造以達成政治目的。<sup>47</sup>

貞觀中，天下歌武媚娘。斯童謠之足據者也。

此處指唐太宗(627-649在位)中葉，京師民間流行〈武媚娘歌〉作為武則天(648-704在位)稱后的徵兆。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為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彊盛，武三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王十餘人，幾遷鼎矣。」<sup>48</sup>〈武媚娘歌〉內容不詳，不過據唐人記載，太宗時已有「唐三代之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祕記(《譚賓錄》)。《朝野僉載》同卷又記：「咸亨[670-673]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為第三也。」此類讖言歌謠當為擁護者編造作為天命的應驗。<sup>49</sup>

漢高以赤帝子斬白蛇。

以上為漢末緯書宣傳高祖劉邦(前206-前195在位)，得天下為應驗赤帝圖讖之著名故事。《史記·高祖本紀》詳記：「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漢書·高祖紀》同。)<sup>50</sup> 緯書有言劉邦為赤帝，見〈春秋合誠圖〉：「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有言其天子徵兆：「有人卯金，興于豐，擊玉鼓，駕六龍。」(〈春秋演孔圖〉)又言其出而繼堯：「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尚書中候〉)<sup>51</sup> 皆出於成、衰之世配合改漢土德為火德之說。按漢為火德說出於劉向父子，近人顧頡剛考證，謂旨在利用「五德相生」之系統為王莽改制立論。按《漢書·郊祀志贊》云：「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蓋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

<sup>47</sup> 參見《神秘的預言》，3.7，頁172-74。

<sup>48</sup> 張鷟：《朝野僉載》，《叢書集成》本(1937年)，頁7-8。

<sup>49</sup> 參見《神秘的預言》，3.16，頁179-80。

<sup>50</sup> 《史記》，卷八，頁347；《漢書》，卷一上，頁7。

<sup>51</sup> 〈春秋合誠圖〉、〈春秋演孔圖〉及〈尚書中候〉分見《重修緯書集成》卷四上(《春秋》上)，頁16；卷四下(《春秋》下)，頁12；及卷二，頁89。

統矣。」（荀悅《漢紀·高祖紀》同。）<sup>52</sup> 漢為火德則為堯之後，而王莽（自本）所稱為舜之後及以土德代漢火德便得理論根據。由此而言，劉邦被稱為赤帝或赤帝子、漢為火德之說不應早出，顧頡剛因此懷疑《史記》所載高祖以赤帝子斬白蛇故事係後人偽竄。<sup>53</sup>

昭帝上林苑蟲食葉，文成曾孫病已立。

此處指漢昭帝（前86-前74在位）時魯人眭弘上書推演圖讖，謂已廢之公孫家應復興代天下。其事見《漢書·眭弘傳》：「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前78〕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者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商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sup>54</sup> 由此可見眭弘為董仲舒學生，利用漢室威信衰微，人思想變心理，推演其師「五德相生」、「三統」理論，並當日流行「漢為堯後」之說，主張易姓受命。公孫氏指盤據蜀郡一帶之公孫述。眭弘死後，公孫述援用緯書《河圖·錄運法》內言「廢昌帝，立公孫」，宣傳天意已安排自己為代漢的眞命天子（《後漢書·公孫述傳》）。<sup>55</sup> 不過，當時與爭天下之劉秀（後之光武帝）指讖言與其無關。帝言昭帝既卒，太后詔令由昌邑王賀（武帝孫、昭帝姪）繼立，未幾大將軍霍光（?-前68）廢之，另立武帝（前141-前104在位）曾孫病已（初名詢）為皇帝（宣帝，前74-前49在位），讖言之「公孫」當指「曾孫」宣帝病已。<sup>56</sup>

<sup>52</sup> 《漢書》，卷二十五下，頁1270-71；荀悅：《前漢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卷一，頁一下至二上。

<sup>53</sup>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頁492-94，596-97。有關圖讖部分見安居香山：《圖讖の特性について考察——前漢祖關係資料を中心として》，載吉岡義豐等（編修）：《道教研究》第一冊（東京，1965年），頁167-214。

<sup>54</sup> 《漢書》，卷七十五，頁3153-54。

<sup>55</sup> 《後漢書》，卷十三，頁538。《河圖·錄運法》又見《重修緯書集成》，卷六，頁99。

<sup>56</sup> 參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頁466-67；又見《神秘的預言》，1.21，頁46-47。

劉裕陷大澤，遇羣兒呼迎聖駕。又云：「季奴王者不死。」微時，常有兩小龍附翼，後乃漸大。

此條指宋皇帝劉裕(420-422在位)肇興的異聞。沈約《宋書·武帝紀上》載：「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興，小名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高帝第漢楚元王交之後也。」<sup>57</sup> 據此裕小名「寄奴」，本條書作「季奴」殆誤。《宋書·本紀》未載劉裕興起的異聞，詳見李延壽《南史·宋本紀上一》，諒是據後來傳聞補入。記云：「帝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眾僧見之，驚以白帝。……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睹焉。及貴，龍形更大。」<sup>58</sup> 本條言裕「微時，常有兩小龍附翼」云云，當出於此，作為未來帝王顯現的徵兆。至於所傳「季奴[當作『寄奴』]王者不死」童謠，亦出上揭《南史·宋本紀》。記云：「〔裕〕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棗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意指劉裕將為王，王者不死，因此不可殺。「寄奴」一名，後來且以緯書解說作為劉裕成帝的符瑞，以示天命攸歸。《宋書·符瑞志上》云：「〈孔子河雒讖〉曰：『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神鋒，空穴無主，奇入中，女子獨立，又為雙。』二口建戈，『劉』字也。晉氏金行，劉姓又有金，故曰『兩金相刻。』空穴無主奇入中，為『寄』字。女子獨立又為雙，『奴』字。」<sup>59</sup>

周世宗得木尺，書點簡作天子。

此則記周世宗(柴榮，954-958在位)仍為民時，嘗與鄴中大商某氏往江陵販賣茶貨時，遇卜者王姓為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立不倒，因預測將為天子異事。陶岳《五代史補》載：「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顏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顏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嘗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為詰責，而私心甚喜。」此條今見輯本薛居正(912-981)《舊五代史·周書十·世祖紀六》。<sup>60</sup>

<sup>57</sup> 《宋書》，卷一，頁1。

<sup>58</sup> 李延壽等：《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一，頁1。

<sup>59</sup> 《宋書》，卷二十七，頁784；〈孔子河雒讖〉又見《重修緯書集成》卷六(〈河圖·洛書〉)，頁188。

<sup>60</sup>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一百十九，頁1584。

符堅時，犬夜夜噪，武庫供器旨有聲。

此條指前秦符堅(世祖，357-385在位)妾張氏，以「犬夜大噪，武庫兵器有聲」為凶兆，勸阻符堅入寇江左。其事見房玄齡《晉書·符堅妾張氏傳》：「符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也，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眾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師，犬羣噪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噪，眾雞夜鳴，伏聞廢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符堅不從諫，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sup>61</sup> 遂興兵，張氏請從，結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順帝將北行，有兩狐從殿中躍出。斯災祥之不與者也。

此處指至正戊申(二十八年[1368])，元順帝妥懽帖睦爾(1333-1368在位)將棄大都北返，在殿中會議所遇異事。葉子奇《草木子·克謹篇》記：「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棄元京，遁居應昌府。先三日，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躍出。帝見，歎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復作徽、欽銜壁求活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京遂沒。」<sup>62</sup> 順帝以二狐從殿中躍出為上天示意不可久留的徵兆，因此下令棄京城北還，而當時人記載以為元亡明興的讖記。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有大咎。

此則出處不詳，殆指春秋時吳王夫差(前496-前473在位)攻伐越王句踐(前496-前467)違犯歲令而得咎事，可參考袁康(?)《越絕書》及趙曄《吳越春秋》的有關記載。<sup>63</sup>

太宗未受命，人言太原有王氣，望氣者多歸之。

此則引望氣者之言謂太原有王氣係為唐高祖李淵起事作宣傳。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云：「大業初，帝為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云。」<sup>64</sup> 後來史家載錄以為高祖龍興的符瑞，參見上文「開皇間，天下歌李子」條。

<sup>61</sup>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九十六，頁2522-23。

<sup>62</sup> 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上，頁46。

<sup>63</sup> 吳、越二國史事見《史記》卷三十一〈吳太伯世家〉，卷四十一〈越王句踐世家〉。《越絕書》有《四部備要》本，《吳越春秋》有《四部叢刊》本。

<sup>64</sup>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頁五下至六上。

慕容燕為秦滅，占者謂當復興，其在吳王乎。

此處指前燕慕容暉(幽帝，360-370在位)，於晉廢帝太和五年、即前秦苻堅建元六年(370)為堅所滅，而占者謂當於其弟吳王垂掌政時復興之故事。按《晉書·苻堅傳上》記載，太和四年(369)底苻堅開始伐燕，翌年十一月陷鄴，慕容暉及其弟垂、沖俱降。堅為平撫人心，不念舊仇，赦暉等，徙之長安，封暉為新興侯，署為尚書，封垂為吳王，授京兆尹，堅征壽春時且以暉為平將軍。當時識者以養虎為患，慕容兄弟必反，諫者三四，太史令且預占凶象。<sup>65</sup>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苻堅》詳記：「〔建元六年十一月〕戊寅，剋鄴，慕容暉出奔，辛巳堅入宮，大赦。……八年〔372〕四月，天鼓鳴，慧出於箕尾，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之分，害深禍大。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燕當為岱所滅。慕容暉父子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宜除渠帥以寧皇秦。若且誅鮮卑不夕滅慕容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垂為京兆尹，沖賜太守。<sup>66</sup> 此事《晉書·苻堅傳》及《慕容暉傳》俱無載，惟司馬光《資治通鑑》晉紀二十四太和五年十二月下引時人言及。記云：「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元。』」<sup>67</sup> 果然，太和八年(建元十九年〔383〕)十月苻堅淮南敗後，暉隨堅還長安。太和十年(建元二十一年〔385〕)，慕容垂攻苻丕於鄴，慕容沖起兵關中，瑋謀殺堅以應，事發，為堅所誅。明年慕容垂稱帝(386-395在位)，都中山，是為後燕，小說家稱「占者謂當復興，其在吳王乎」，蓋本於此。

江西有術士峴王氣在吳分，入抗求之，遇錢僂，卜其大貴。

此則記述五代吳越王錢鏐(908-926在位)微時遇星相者卜其大貴之異聞。其事始見託名宋范垫、林禹編撰之《吳越備史·武肅王傳》：「〔僖宗〕乾符二年〔875〕夏四月，……浙西鎮退使王郢作亂，敕本道徵兵討之。時董昌戍石鏡鎮，亦募鄉里之眾以副，召王〔指鏐〕，遂委質於董氏。始為偏將，為董氏所重，時王年二十四。及董為杭州，一日，因事遣王之臨安，途由餘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於龍光橋〔在餘杭〕。王因請相，竟無一言王。翌日，自臨安還，日已暮，相者復在舊所，遂贖金請相。相者曰：『旁無一衝人乎？』王曰：『獨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曰：『天下亂矣，暮時之內再遇

<sup>65</sup> 《晉書》，卷一百十三，頁2891-93；卷一百一，頁2857-58。

<sup>66</sup> 崔鴻：《十六國春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前秦錄〉，頁26；〈後燕錄〉，頁71-72。

<sup>67</sup> 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卷一百二，頁3240。

貴人』，言訖而去。旬日，王以束帛至餘杭將酬之，訪於鄉間竟無踪跡。」<sup>68</sup> 此事《舊五代史·世襲列傳·錢鏐》無載，未悉今之輯本是否缺漏。至於故事開端言「江西有術士覘王氣在吳分」，宋人並未記載，但明嘉靖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一〈帝王都會〉有載錄。記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幼時與羣兒戲，指揮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及壯，無賴，……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又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因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偏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傍舍錢生，博徒爾。』『君之貴者，因此人也。』迺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吾術爾。』明日，遂去。」<sup>69</sup> 此故事出處不詳，諒係據前則傳聞敷衍。明末吳任臣之《十國春秋·吳越一·武肅王世家上》記載錢鏐之出身，亦加插類似故事，審覽其內容文字，顯然係從前者鈔錄損益。<sup>70</sup>

希夷聞藝祖受禪，喜極，墮驢曰：「天下自此太平矣。」

希夷為後唐宋初道士陳搏（？-989）賜號。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自號扶搖子，學者又稱白雲先生。後唐長興（939-934）中舉進士不第，隱居武當山，服氣辟穀，後移居華山雲臺觀，每寢處百餘日不起。好讀《易》，精於術數，隱而不仕。周世宗召為諫議大夫，不受，宋太祖（藝祖，960-976在位）徵召亦未往，至太平興國（976-983）中始朝宋。太宗（976-997在位）甚器重，賜號「希夷先生」。端拱二年（989）卒，遺著道書盈帙，《宋史》有傳。<sup>71</sup> 本條記希夷聞趙匡胤受禪，喜極墮驢故事出邵伯溫（1057-1134）《邵氏聞見錄》。記云：「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嘗乘白驃，從惡少年數百人，欲入汴州。在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墮驃，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葺

<sup>68</sup> 范綱、林禹：《吳越備史》，《學津討原》本，卷二，頁二下至三上。

<sup>69</sup>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卷一，頁3-4。

<sup>70</sup> 吳任臣：《十國春秋》，《四庫全書珍本》第三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卷七十七，頁二下至三下。

<sup>71</sup>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頁13420-22。參見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三冊（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2540-45。



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sup>72</sup> 宋人筆記託名陳搏預言國祚故事頗多，詳見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本傳所收。<sup>73</sup>

堯夫在洛陽橋聞杜鵑鳴，愀然不樂，謂天下亂，地氣自北而南。人問國祚者，架上取兩晉書示之。斯占驗之有徵者也。

堯夫指北宋著名象數理學家邵雍(1011-1077)。雍字堯夫，號伊川丈人，其先范陽人，從父邵古徙共城，晚遷河南。少讀書蘇門山百源上，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富弼(1004-1083)、司馬光(1018-1089)、呂公著(1018-1089)退居洛中，恆從游。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所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嘉祐(1056-1063)中詔求遺逸，獲薦為將作監主簿，不赴。熙寧(1068-1072)中學逸士，補潁州團練官，亦不就任。神宗熙寧十年七月卒，年六十七。著有《伊川擊壤集》等，尤以《皇極經世書》最顯名。元祐(1086-1093)中謚康節，《宋史》有傳。<sup>74</sup> 邵雍以象數之學馳名，民間渲染附麗，流佈不少奇異怪誕傳聞。本條記堯夫在洛陽橋聞杜鵑鳴，愀然不樂，預言皇帝延用南人為相，天下有亂故事出其哲嗣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九。記云：「康節先公……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也。……』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sup>75</sup> 此故事又略見陳長方(1108-1148)《步里談》卷上：「熙寧戊申〔元年(1068)〕，邵堯夫聞杜鵑啼不樂。或問之曰：『將有人起東南為相以文教亂天下，此禍非六十年不已。未幾，王介甫〔安石(1021-1086)〕召自江寧。介甫所建明經術法，至建炎戊申〔二年(1128)〕方熄。』」<sup>76</sup> 下節言有人以國祚相問，康節則取架上兩《晉書》示意，此故事出曾三異《同話錄》「康節知數」條。記云：「邵康節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喜曰：『他人所問皆為己事，子何獨上念國家。』再三稱歎，謂之曰：『予某日歸，子可於某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與絃別，就肩輿取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毋即觀，候至家發之，視畢焚之。』」

<sup>72</sup> 《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七，頁69。

<sup>73</sup>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五，頁163-66。

<sup>74</sup>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頁12726-28。參見《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二冊(1974年)，頁1324-26。

<sup>75</sup> 《邵氏聞見錄》，卷十九，頁214。

<sup>76</sup> 陳長方：《步里客談》，收入錢熙祚(輯)：《守山閣叢書》，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本，卷上，頁一上。

其人奉教，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書·出帝紀》也。」<sup>77</sup>《五代史》指歐陽修（1007-1072）《五代史記》，〈晉書·出帝紀〉之出帝為高祖石敬瑭（936-942在位）之子石重貴（942-946在位），丁未年（946）契丹兵入大梁，被虜北遷。邵康節以《晉書·出帝紀》出示，大概喻意外族入侵將為國家之大禍，石敬瑭父子為契丹所欺是其龜鑑。宋人記述託名邵雍預言國祚頗多，詳見《宋人軼事彙編》本傳所收。<sup>78</sup>

本朝受命，符瑞多端，一時仙釋，如周顛僊、張邈邈、碧峯和尚、鐵冠道人之類，不可勝記。

此處將明朝開國之奇能異士，特別是仙釋之徒的神化事蹟，擬為明太祖朱元璋受命於天出現的符瑞。周顛僊指周顛仙人；張邈邈即張三丰；碧峯和尚小說家訛名金碧峯；鐵冠道人即張中，一名張鐵冠。

周顛為元末明初最顯名仙釋之一，江西建昌人，不知其名。據言其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豫章）市乞食，語無倫次，人皆呼之曰顛。及長，有異狀，數謁長官，曰：「告太平。」人莫知其故。至正二十二年（1362）初，太祖克南昌，復還金陵，周顛皆隨左右，見駕出往謁，即曰：「告太平。」太祖厭之，命覆以巨缸，積薪煨之，薪盡啟視，安然無恙，頂上出微汗而已。太祖異之，命寄食蔣山僧寺，時往視之並賜盛饌，但常絕粒半月、一月。翌年（1363）秋，太祖將征陳友諒（1320/21-1363），問此行如何，顛仰首視天，正容曰：「天上無他座。」太祖攜之行，舟次安慶，無風，顛曰：「行則有風。」風果然大作，直抵小孤。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歎曰：「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諸江，及師至湖口，顛又來，且乞食，及與之食，即拜辭而而去。友諒既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見，疑其已成仙，因親撰〈周顛仙人傳〉誌之，其後並在廬山為立碑紀事。明人記述周顛傳聞甚眾，皆本諸太祖撰傳，事蹟略見張廷玉《明史·方技傳》本傳。<sup>79</sup>

<sup>77</sup> 曾三異《同話錄》所載見陶宗儀（輯）：《說郛》卷二十三，收入《說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094。

<sup>78</sup> 《宋人軼事彙編》，卷十，頁12726-28。

<sup>79</sup> 周顛傳詳見明太祖：《周顛仙人傳》，收入《紀錄彙編》，卷六；及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百九十九，頁7639-40。其他傳記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6年），上冊，頁334。明人所傳周顛軼聞甚多，見祝允明：《野記》，收入李枏（編輯）：《歷代小史》，涵芬樓覆萬曆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1940年），卷七十九，頁二上至四下；楊溥：《禪玄顯教編》，《叢書集成》本（1936年），頁七至十二；又見佚名（編輯）：《九朝談纂》，《清代禁燬書叢刊》第一輯（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年），上冊，頁147-48，289-91等。明太祖撰傳其後刻於碑，拓本收錄於吳宗慈（編）：《廬山志副刊》（上海，1933年），第一冊《廬山金石匯考》，頁十二下至十四下。是傳之英譯見Chan Hok-lam, "Two Ming Biographies: The Crazy Chou and the Iron-cap Immortal," *Renditions* 4 (Spring, 1975), pp. 85-90。

張三丰爲元末明初著名道士，神異事蹟甚多，由於行蹤飄忽，世間咸以神仙目之。明人有以其爲金朝人，元初與劉秉忠(1216-1274)同師學道，皆出於附會。今按記載，道人爲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實，三丰爲其號，人以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邈邈。《明史》稱其「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飲食無常，書經過目不忘，遊處亦無恆所，嘗遊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太祖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1391)遣使覓之不得，有言其居於寶雞，死而復活，後遊四川，復入武當山，縱跡益奇幻。永樂五年(1407)，成祖又遣使給事中胡濙齎書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未知所終，乃命工部侍郎郭璉等督丁夫三十餘萬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十六年(1418)成，賜名太和太嶽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所言。英宗天順三年(1459)，賜誥，贈爲「通微顯化真人」。明清關於三丰記載甚夥，事蹟略見《明史·方技傳》本傳，傳世有《張三丰全集》，據時賢研究係清中葉後之偽託。<sup>80</sup>

碧峯和尚諱寶金，族姓石氏，陝西乾州永壽人，爲元末五臺山名高僧。師生於元武宗至大二年(1307)，六歲受戒，爲臨濟宗弟子，後遊五臺山，建庵弘法，四方翕然來從，信徒愈眾。順帝曾數次召至燕都，賜以伽黎衣，又命建壇禱雨，並延其主持海印禪寺。洪武三年(1370)夏應太祖召至金陵，住於大天界寺，翌年十月參與鐘山之普濟佛會。五年(1372)正月，太祖行獻佛之禮，敕師於圓悟關施法食，寵齋優渥。是年六月圓寂，年六十五，事蹟詳見宋濂(1310-1381)撰〈寂照圓明大師碧峯金公設利塔碑〉。碧峯禪師的法力後世渲染附會，遂使其變爲小說中神通廣大，威力無比之金碧峯國師，例如萬曆羅懋登編撰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便說禪師發揮其法力呵護鄭和成功遊弋西洋諸國，成爲民間崇信之一位著名神怪超凡人物。<sup>81</sup>

張中字景華(或景和)，江西撫州臨川人，元末應進士不第，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數學，談禍福多奇中。至正二十二年(1362)初，太祖下豫章(南昌)，以鄧愈

<sup>80</sup> 張三丰傳記見藍田等撰傳，收入焦竑(纂輯)：《國朝獻徵錄》，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卷一百十八，頁一百九上至一百十五下；又見《明史》，卷二百九十九，頁7641。參見《明人傳記資料》，上冊，頁513。張三丰軼事明人記載甚多，不勝枚舉，詳見黃兆漢(Wong Siu Hon)的中英文專著：*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ang San-feng Ch'uan-chi*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2)；《明代道士張三丰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有關《張三丰全集》真偽之研究，見黃兆漢英文專著及中文專著第叁部分。

<sup>81</sup> 金碧峯禪師傳見宋濂：〈寂照圓明大師碧峯金公利塔碑〉，《宋學士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十五，頁九下至十二下。碧峯禪師在《西洋記》之神奇異事見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西洋記》[100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二、卷三。詳細考證見黃永年：〈《西洋記》裏金碧峯的本來面目〉，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44-55。

(1337-1377)薦召侍左右，嘗言當地有亂事及國中大臣有變，未幾指揮康泰造反，平章邵榮作亂，果符其言。翌年(1363)秋，太祖征戰陳友諒於南昌，邀中偕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以洞玄法祭之，風大作，遂達鄱陽湖。又預言某日當大勝，某日獲其渠帥，證諸陳友諒大敗身亡皆應驗不爽，其他占驗亦多脗合。中為人狷介寡合，與之言，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語，類佯狂玩世者，嘗好戴鐵冠，人稱之為鐵冠子或鐵冠道人。開國後徵召不至，莫知其踪跡，太祖惜之，因指授宋濂(1310-1381)撰作〈張中傳〉，為《明史》本傳所據。張中後世傳說甚夥，嘉靖間即傳其遺下歌謠，於建文罹難及土木之變等國家大事皆預測奇中。萬曆時人稱其所遺預言名《蒸餅歌》，據筆者考證，即清末託名劉伯溫之《燒餅歌》祖本，亦為此家喻戶曉預言傳說之濫觴。此外，近代又流傳另一託名張中與劉伯溫對話之預言書，題名《透天玄機》或《鐵冠數》。<sup>82</sup>

而劉誠意、姚少師，皆洞曉術數，推測多奇驗。

劉誠意指劉基(1311-1375)，明太祖之帷幄謀臣，機密軍師，為開國創業建立奇功。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舉進士。除高安丞，性剛嫉惡，有廉直聲，起為江浙儒學副提學，以議事為臺省所沮，棄官歸。太祖下括蒼，聞名聘至金陵，為陳事務十八策，後佐太祖滅陳友諒，降方國珍(1319/20-1374)，北伐中原，遂成帝業。及建都金陵，承命卜地築新宮於鍾山之陽，繼授太史令，與李善長(1314-1390)等詳定律令。洪武元年(1368)，兼太子率更令，奏立軍衛法，復拜御史中丞，參與制定典制禮法。三年(1370)授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未幾以老病致仕還鄉。及聞胡惟庸(?-1380)為相，大感增疾，八年卒，年六十五，傳見《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基博學經史百家，精於天文地理、兵法術數之學，又擅謀略決策，時人比擬諸葛孔明(181-234)，遺有《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二十卷。民間後來渲染附麗其功業才學，衍

<sup>82</sup> 張中傳詳見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九，頁四上至五上；及《明史》，卷二百九十九，頁7640。其他傳記見《明人傳記資料》，上冊，頁517。明人所傳張中預言軼事甚多，見楊溥：《禪玄顯教編》，頁二十一；鄭曉：《今言》，收入《紀錄彙編》，卷一百四十七，頁三十三下至三四上；陸燾：《庚巳編》卷七，收入《紀錄彙編》，卷一百七十，頁一上至二下；顧起元：《客座贅語》，收入楊春瑄(輯)：《金陵叢刻》，光緒三十年(1904)刊本，卷二，頁三；及《九朝談纂》，上冊，頁144-45等。宋濂張中傳之英譯及有關鐵冠道人預言之研究見Chan Hok-lam, "The Prophecy of Chang Chu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egend of an Early Ming Taoist," *Oriens Extremus*, 20.1 (June 1973), pp. 65-102；又見陳學霖：〈東瀛刊行的中國預言書述評〉，載《史藪——慶祝建校三十週年學術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1994年)，頁169-201。

生頗多託名之象緯星算、風角占候等雜書，又流傳不少驚世駭俗之傳說異聞，尤以稱其撰作《燒餅歌》，預言天下後世國事最膾炙人口，歷今不衰。<sup>83</sup>

姚少師即釋道衍(1335-1418)，還俗後賜名廣孝，為翊助燕王「靖難」之帷幄謀臣。師初名天禧，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讀書工詩畫，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洪武中詔通儒書詩僧試禮部，不受官，賜僧服還。及太祖選高僧侍諸王，道衍用薦舉，燕王與語甚洽，因請於帝為輔翼，從至北平府，住持慶壽寺。師勸王起兵「靖難」，三年間主持戰守軍機決策，論功以為第一。燕王登基，授僧錄司左善世。永樂二年(1404)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後命監修重修《太祖實錄》，與解縉(1369-1415)等纂修《文獻大典》(即《永樂大典》)，又凡出京北征，皆命輔太子監國。十六年卒，年八十四，贈榮國公，諡恭靖。《明史》卷一百四十五有傳，傳世有《逃虛子集》及《道餘錄》若干卷。姚廣孝其後為民間神化，流傳不少神異荒誕故事，言其精通術數，洞悉玄機，預識真命天子，翊助燕王大業。不過因為永樂以篡奪得天下而建文帝生死未卜，引起民間同情，故對姚廣孝之口碑不佳，聲譽遠遜於劉伯溫。<sup>84</sup>

至正間，有人過淮安，見塗中推車荷擔者，皆具公侯之相，歎曰：「黃巾事必成。」孰知為鳳泗從龍。

此處描述至正間臨淮民眾蜂起揭竿抗元前夕，各路英雄往來部置的情況。所謂「公侯之相」，蓋指其時浮現之未來領袖；而「黃巾事必成」之「黃巾」，據下揭係「紅巾」之筆誤，藉此影射朱元璋舉事成功。史源出黃潤玉(1389-1477)《海涵萬象錄》卷四：

<sup>83</sup> 劉基(伯溫)的傳記詳見《明史》，卷一百二十八，頁3777-82；雷銑、王棻：光緒《青田縣志》，光緒二年(1876)刊本，卷十，頁三上至六下。其他傳記見《明人傳記資料》，上冊，頁842-43。近人著述見王馨一：《劉伯溫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參見郝兆矩：《增訂劉伯溫年譜》，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劉德隅：《明劉伯溫公生平事蹟拾遺》(臺北，自印本，1976年)；拙著小傳，載*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it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a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1, pp. 932-38；與郝兆矩、劉文峯：《劉伯溫全傳》(大連：大連出版社，1994年)。有關劉伯溫傳說之研究，筆者有多篇論著，見《劉伯溫與哪吒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211-22，216-17所列書目。《燒餅歌》之研究見上文注22所揭拙著。

<sup>84</sup> 姚廣孝釋名道衍，傳記詳見成祖御製〈姚公神道碑〉，收入《國朝獻徵錄》，卷六，頁五十二上至五十三下；及《明史》，卷一百四十五，頁4079-82。其他傳記見《明人傳記資料》，上冊，頁381-82；又見Eugen Feifel撰傳，載*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Vol. 2, pp. 1561-65。近人研究見Heinz Friese, "Der Mönch Yao Kuang-hsiao," *Oriens Extremus*, 7(1960), pp. 158-84；及商傳：〈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廣孝〉，《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頁119-30。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婺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此後有項羽義帝之變，大丈夫當自立成事。』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表年龍鳳。』」<sup>85</sup> 此處講者先言方國珍倡亂，謂孔子某裔孫目擊情況，預言「紅巾必成事」，其後轉述劉伯溫，謂其家鄉豪傑皆改投陳友諒，獨伯溫識「真主」，往從朱元璋，勸其獨樹一幟，因而自立為吳王。此則故事有類似者，稍後見嘉靖王文祿《龍興慈記》：「劉伯溫……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即大砵一塊。與之算，多王侯貴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眾邪。』」<sup>86</sup> 此則敘事較略，作者以劉伯溫為目擊者，並謂其從算命得知其間有王侯貴人，刻意誇張伯溫之異能，然未言及其晉見朱元璋，勸其脫離小明王自立。

劉文成公游西湖，見西北有異雲起，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我當輔之。』

此則記述劉基未出仕朱元璋時遊西湖所見異象，後人宣稱基由此知天子所在。其事始見郡人王伯生所撰〈誠意伯劉公行狀〉：「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sup>87</sup> 此後史傳記敘劉基行事者皆摘引其說，由是衍生不少傳說異聞，至後代不衰。<sup>88</sup>

元世祖問異人以曆數，云：「聖曆無疆，除非日月立行，數始盡耳。」

此則借元世祖從異人問曆數，以拆字方式隱喻明朝之代興數見於正德至萬曆之稗史隨筆。故事始見正德梁億《傳信錄》，所記發問者為順帝，並非開國之主世祖忽必烈（1264-1294在位）。記云：「元將亡時，順帝嘗一夜夢羣豬以啄穴京城之址，而城皆傾頽，遂禁百官軍民皆不養豬。又嘗一日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陛下不必深慮，除是日月并行，乃可憂耳。』蓋豬家音與吾國姓同，日月并行則是『明』」

<sup>85</sup> 黃潤玉：《海涵萬象錄》，收入張壽鏞（編）：《四明叢書》（臺北：國防研究院，1966年），卷四，頁一。是條又見佚名（編）：《九朝談纂》，上冊，頁199-200。

<sup>86</sup> 王文祿：《龍興慈記》，收入《紀錄彙編》，卷十三，頁三下至四上。

<sup>87</sup> 王伯生撰〈行狀〉，收入《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首，頁一下。

<sup>88</sup> 參見徐禎卿：《翦勝野聞》，收入《紀錄彙編》，卷一百三十，頁四上；王文祿：《龍興慈記》，收入《紀錄彙編》，卷十三，頁三下；徐禎卿：《翦勝野聞》，收入《紀錄彙編》，卷一百三十，頁四上。又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七，頁129；施顯卿：《古今奇聞類紀摘抄一》，收入《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頁十二下。

字，又吾國『大明』之號也。然則元帝之夢可爲逃，而術士之言，可謂奇中矣。」<sup>89</sup>其事稍後又見田藝衡(1524-1574?)《留青日札》：「元世祖問劉太保〔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元主嘗召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行乃可憂耳。』乃『明』字隱語也，皆『大明』之讖云。」<sup>90</sup>此則將葉子奇《草木子·雜制篇》載世祖問劉秉忠定都故事，與梁儲所記混而爲一，但書「元主」不署名，由是產生世祖問異人以曆數而知明朝將興之讖言。<sup>91</sup>

高皇始生，赤光滿室，鄰家疑爲火，至則寂然。取水浴，有紅羅浮來，遂以衣之；因名所居爲「紅羅障」。(頁55)

以上記述明太祖朱元璋誕生時之誌異作爲眞命天子的徵兆。元璋誕生時「赤光滿室，鄰家疑爲火」之異象始見佚名撰《皇明本紀》卷一。記云：「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滿室，每一歲間，家內必數次夜驚以有火，急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他無火。」<sup>92</sup>此書近人王崇武認爲係自二修《太祖實錄》(永樂初年)鈔出，爲一宣傳之官書，旨在表彰太祖盛德，暗示惟有成祖始能繼承其業。<sup>93</sup>此條今本《實錄》卷一轉載並略加修飾，「明日上生，紅光滿室。……自後夜數有光，鄰里遙見，驚以爲火，皆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sup>94</sup>爲日後官私記載所沿襲。清修《明史·太祖紀一》言：「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爲火，輒奔救，至則無有。」<sup>95</sup>較《太祖實錄》簡賅。至於另則言太祖誕後浴於河遇紅羅浮來之故事，官書並無記載，但見王文祿《龍興慈記》：「聖祖……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步，攜浴於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爲襁，今名『紅羅障』云。……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sup>96</sup>是書記載太祖稗聞誌異頗多，明中葉後甚爲流行，成爲演義小說如《英烈傳》資取對象，對太祖在民間的塑型有很大影響。<sup>97</sup>

在子興所，郭山甫驚詫，具陳天表之異，以女入侍，後爲皇寧妃。

此處言朱元璋微時在郭子興(?-1355)麾下，濠人郭山甫善相人，見其樣貌非凡，甚驚

<sup>89</sup> 梁億：《傳信錄》，收入《九朝談纂》，上冊，頁263-64。

<sup>90</sup> 田藝衡：《留青日札摘抄一》，收入《紀錄彙編》，卷一百八十七，頁三十四。

<sup>91</sup> 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下，頁63。

<sup>92</sup> 佚名《皇朝本紀》引文見《紀錄彙編》，卷十一，頁一下。

<sup>93</sup> 王崇武：《明本紀校注》，1945年刊本(香港：龍門書局影印，1967年)，頁1。

<sup>94</sup> 姚廣等(監修)：《明太祖實錄》(1962年)，卷一，頁1。

<sup>95</sup> 《明史》，卷一，頁1。

<sup>96</sup> 《龍興慈記》，收入《紀錄彙編》，卷十三，頁二上。

<sup>97</sup> 趙景深、杜浩銘(校注)：《英烈傳》(上海：四聯出版社，1955年)，頁24-25。

異，因以女入侍，並協從孝慈馬皇后(1332-1382)。及孝慈卒，封為寧妃，山甫亦追封為營國公。祝允明(1461-1527)《野記》云：「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踞備陳天表之異，它曰貴不可言，幸無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馬皇后〕以肇家，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sup>98</sup> 寧妃傳見《明史·后妃傳一》，傳云：「寧妃郭氏，濠人郭山甫女。山甫善相人。太祖微時過其家，山甫相之，大驚曰：『公相貴不可言。』因謂諸子興、英曰：『吾相汝曹皆可封侯者以此。』亟遣從渡江，並遣妃侍太祖。後封寧妃。」<sup>99</sup> 兄郭興(1330-1384)，洪武三年(1370)獲封鞏昌侯；郭英(1335-1403)，十七年(1384)獲封武定侯，見《明史》卷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本傳。<sup>100</sup>

與友諒戰鄱湖，劉誠意以手指曰：「難星過乎！」帝急易舟，而所居船為礮所擊碎。

此則記述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月，朱元璋率師與陳友諒鏖戰於江西鄱陽(彭蠡)湖，劉基(伯溫)以軍師侍從，憑觀星象使其主帥免難異聞。案故事首出陸燾(1494-1551)《庚巳編》卷七：「鄱陽之役，兩軍接戰方酣。太祖據胡床坐舟端指揮將士，誠意伯劉公侍側，忽變色，發謾言，引手擠上入舟。上方愕然，俄一飛礮至，擊胡床為寸斷，上賴而免。」<sup>101</sup> 其後又見梁億《遵聞錄》：「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與伯溫皆在御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見伯溫隻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其言而更之。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sup>102</sup> 施顯卿(1495-1576?)《古今奇聞類紀》有抄錄，題名〈劉伯溫前知敵砲碎舟〉。此外，同時人趙善政《賓退錄》又載：「太祖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伯溫時同在一舟，忽大呼曰：『難星過，速更舟。』如其言而更之。未半刻，舟已為砲所擊矣。或曰：『此周顛仙事，傳者誤為伯溫耳。』」<sup>103</sup> 此處值得注意者為指出故事主人應為周顛仙(見上條)，後人誤傳，將其事歸功前者，遂成為劉伯溫輔佐明太祖之傳聞一重要部分。

<sup>98</sup> 祝允明：《野記》，收入《歷代小史》，頁五下至六上。

<sup>99</sup> 《明史》，卷一百十三，頁3509。

<sup>100</sup> 同上注，卷一百三十一，頁3843-44；卷一百三十，頁3821-22。

<sup>101</sup> 陸燾：《庚巳編》卷七，收入《紀錄彙編》，卷一百七十，頁十一上。

<sup>102</sup> 梁億：《遵聞錄》，收入高鳴鳳(編輯)：《今獻彙言》，涵芬樓覆萬曆刻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1937年)，第五冊，頁一上。

<sup>103</sup> 趙善政：《賓退錄》，《叢書集成》本(1936年)，卷一，頁1。



袁珙相文皇曰：「異日太平天子，鬚過臍即登基矣。」

此則言相者袁珙(1315-1410)，以謀士釋道淵(姚廣孝)之薦，往相蕃謀異軌之燕王，一見識其龍顏，預言其為天子之事。珙為浙江觀人，字廷玉，號柳莊，少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輒驗，因而為姚廣孝所薦相燕王。姚廣孝撰〈柳莊袁公墓誌銘〉云：「洪武間，上〔永樂帝〕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中天，重瞳龍鬚，……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但年四十，鬚鬚長過於臍即登寶位。』」<sup>104</sup> 此事又見永樂初編撰記述「靖難」之官書《奉天靖難記》卷一：「上容貌奇偉，美鬚鬚，舉動不凡，有善相者見上，私謂人曰：『龍顏天表，鳳姿日章，重瞳隆準，真太平天子也。』」<sup>105</sup> 其後錄入仁宗纂修之《太宗實錄》卷一，<sup>106</sup> 僅易數字，成為記述燕王「靖難」成功登極之官方神話。故事又為民間敷衍附麗，增添枝節，有更神奇詭異之刻畫。此見祝允明《野記》：「文皇龍潛時，……姚和尚……曰：『有一人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寧波袁珙。』既而上乃命人致之來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上還宮，命召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腰即登寶位。』」<sup>107</sup> 又見陸粲《庚巳編》記載。上段故事雷同，下段則言：「王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殿下千里召臣，而于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佑之，皮皺而瘦，龍掌無肉也。』因極道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寶，必為二十年太平天子。』」<sup>108</sup> 較前揭故事更加鋪張。<sup>109</sup>

建文帝令北平都指揮張信執燕王，信母曰：「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

此則記述建文帝起事「削藩」時，授命都指揮張信執殺燕王朱棣事。佚名撰《奉天靖難記》卷一載：「〔洪武三十二年〕七月癸酉，有醉卒磨刀於市，鄰舍媪問曰：『爾磨刀欲

<sup>104</sup> 姚廣孝：〈柳莊袁公墓誌銘〉，收入《國朝獻徵錄》，卷七十，頁四十八。

<sup>105</sup> 佚名：《奉天靖難記》卷一，收入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頁2-4。

<sup>106</sup> 張輔等（監修）：《明太宗實錄》（1962年），卷一，頁1-2。

<sup>107</sup> 祝允明：《野記》，頁二十二。

<sup>108</sup> 陸粲《庚巳編》，收入《紀錄彙編》，卷二百六十四，頁二下至三上。

<sup>109</sup> 袁珙傳記又見《明史》，卷二百九十九，頁7642-43；拙著小傳，載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Vol. 2, pp. 1638-41。參考《明人傳記資料》，上冊，頁425。

何斷？」卒厲聲曰：『殺王府人。』媼竊以告，會都指揮張信密來告，謝貴等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驅入王府爲變。朱能等潛遣間往覘之，果然。能等請曰：『事急矣，語曰：「先發者制人。」救死於水火，不可緩也。』<sup>110</sup>《靖難記》爲「靖難」成功後所編官書，但言張信來告密而未及其他，本則借張信母之口，謂「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不知出自何書，顯然亦是宣傳燕王繼統者編撰。

洪武間，人言有三十年殺運未除。靖難師未起，有老人謠於路曰：「莫逐燕，逐燕得高飛，高飛翔帝畿。」卒符其讖。

此則預言燕王「靖難」之歌謠殆出其支持者所編造，首見永樂初之官方宣傳記錄《奉天靖難記》卷四：「初允炆起兵時，有道士謠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曰高飛，高飛上帝畿。』已忽不見，人不知其所謂。至是上即位，方知其言驗云。」<sup>111</sup>其後又收入《太宗實錄》之〈奉天靖難事蹟〉卷十，作爲永樂帝得天命的徵兆（參見《明史·五行志三》）。<sup>112</sup>此故事傳錄者甚多，俱未言老人之名，但郭子章《豫章書》則歸諸國初道士鐵冠道人張中（見上條）。郭書已佚，惟同治《臨川縣志》及光緒《撫州府志》張中傳有引。傳云：「建文時，復見〔道人〕於金陵。歌曰：『莫逐燕，逐燕曰高飛，高飛上帝畿。』遂有『靖難』之事，後不知終。」<sup>113</sup>由此可見故事之深入民間及傳播之遼遠。

戊寅，螢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上紀功，夜往祭碑。及長陵過徐，見之大怒，命推之，遽曰：「止，爲我錄碑文來。」按以族，無倖免者，濟姓名正在脫處，復以黃冠從亡，頻脫建文於難。

此處首敘程濟仕建文帝，預言燕王「靖難」，充軍師征戰失利，繼言燕師陷南京後，召僧爲帝落髮，偕其逃亡之傳聞。關於程濟仕建文帝事蹟，詳見鄭曉〈翰林院編修程公濟傳〉。傳云：「程公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諭。……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公入，叩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公以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夜往祭碑，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椎脫處得免。公曩之祭禳碑也，以此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公還

<sup>110</sup> 《奉天靖難記注》，頁33。

<sup>111</sup> 同上注，頁216。

<sup>112</sup> 《明史》卷三十〈五行志三〉，頁486。

<sup>113</sup> 童範儼、陳慶齡：同治《臨川縣志》，同治九年（1870）刊本，卷五十三，頁七上；許應鑠、謝煌：光緒《撫州府志》，光緒二年（1876）刊本，卷八十三，頁十上。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京，……金川門破，……急公入問計。公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君落髮。公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以公術得脫去，相從數十年後莫知所終。」<sup>114</sup> 此傳爲後出傳記，如《革朝遺忠錄》、《遜國正氣紀》、《遜國神會錄·程濟傳》所本，<sup>115</sup> 不過有關召僧爲帝落髮偕之逃亡事則甚簡略，大概採自嘉靖以前謠傳建文帝下落之異聞。

程濟召僧爲建文落髮逃亡之詳情，則見明末出現託名程氏所撰《從亡隨筆》，紀事從建文壬午南京城破起，至正統庚申建文迎入大內供養爲止。其始記云：「上知金川門失，徘徊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進曰：『臣逆知有今日也。爲今之計，莫若出亡。』……太監王鉞曰：『即出，亦懼人認得。奉先殿有太祖遺一諭，臨大難發之。』羣臣齊言：『速取來！』須臾舁一紅匣至，四圍固以鐵，閉以二鎖，鎖以鑄鐵灌，堅不得啟。羣臣無計，濟以足碎匣底，視之，皆髡緝之具，得度牒三紙，袈裟剃刀俱備，白金十錠。上曰：『數也。』因大慟。……程濟因爲上祝髮。〔上〕命取筆來，顧濟曰：『朕仍以文爲名。』乃書牒名應文。吳王教授楊應能，御史楊希賢皆曰：『臣願落髮以從。』因書牒，能曰應能曰應能，賢曰應賢。……因與程濟、梁良用潛出西華門。時燕兵巷戰金川，遊兵攻朝陽門，以故，上得從西華門出也。……上不能行，濟曰：『事急矣。』乃扶上沿河而走。見一舫橫岸，濟曰：『有舟無人駕，奈何？』中書梁良用曰：『臣可。』乃翊上登舟，鼓楫順流而去。申刻抵南門，濟曰：『此去三山門，有兵不可去。』乃舍舟而塗。……至聚寶門，門軍止上。濟曰：『吾等異僧道，恐死亂軍耳。』乃得。出會日暮，無可棲。濟曰：『此東去，乃郊壇，有神樂觀。道士王昇與臣有舊，盍往投。』上曰：『恐洩。』濟曰：『此人素忠義，皇上曾賜名者。』緩步乘月而行，更盡達觀，王昇出迎。……是夕不寐。未四日晨，楊應能，葉希賢、金焦、吳或學……牛景先……〔共二十一人〕……亦至，環坐，咸暗泣。」<sup>116</sup> 據胡適研究，《從亡隨筆》係根據較早出、託名翰林院侍書史仲彬撰的《致身錄》而作，此書從洪熙元年（1425）仲彬往雲南省視建文帝，明年聞洪熙帝死爲止，爲萬曆時流傳建文帝逃亡之首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sup>114</sup> 鄭曉：〈翰林院編修程公傳〉，收入《國朝獻徵錄》，卷二十一，頁八十四。

<sup>115</sup> 郁袞：《革朝遺忠錄》，崇禎刊本，卷下，頁二十九；錢士升：《皇明表忠記》，崇禎刊本，卷六，頁一下；曾參芳：《遜國正氣記》，崇禎刊本，卷二，頁十五；黃士良：《遜國神會錄》，崇禎刊本，卷下，頁十四下；《明史》，卷一百四十三，頁2062-63。其他史料見《明史傳記資料》，下冊，頁687-88。以上諸書俱收入周駿富（輯）：《明人傳記資料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第62，63，64冊。

<sup>116</sup> 託名程濟之《從亡隨筆》及下文所引託名史仲彬之《致身錄》俱收入錢士升編之《遜國逸書》，崇禎甲申（十七年〔1964〕）序本。上注114，115所引之程濟傳記及趙士喆：《建文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俱有摘錄。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小說。<sup>117</sup> 其始記云：「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曰：『昔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賢，一名應能。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兩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為上祝髮。……九人從帝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啟之，若不用力而即瓦解者。出鬼門而一舟巖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帝問：『汝何人，何為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即前皇上賜名王昇。』昨夢太祖高皇帝……曰：『明日午時，可於後湖巖大舟至鬼門伺候。汝周旋弗泄，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二者比較，詳略自見。

建文帝之下落如何，由於史料匱乏而傳說故事以偽亂真，後人已無法考證論斷。不過，此處所述關於建文祝髮出亡傳聞，早已見劉基（伯溫）預知大難因授計太祖指示後人故事。梁億《傳信錄》載：「太祖一日問劉基，汝有何術以教朕使守天下。基對曰：『有。』因成一小篋，用鍊汗灌鎖，戒後世非有大難不可開。後靖難師至，建文開篋視之，則見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曰：『此伯溫教我也。』遂披剃而遁。」<sup>118</sup> 此故事諒為傳聞一主要來源。此外另有一事與傳聞有關。英宗正統五年（1440）底，有一年邁僧人從雲南被械至京師，自稱是建文帝，經會審後暴露其姓名楊行祥，於洪武十九年（1386）為僧，遂被下獄庾死。事見《英宗實錄》正統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特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鞠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九年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sup>119</sup> 此事無疑附麗建文出亡傳說，若《致身錄》及《從亡隨筆》確是偽撰，此類故事無疑提供重要資料。<sup>120</sup>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sup>117</sup> 胡適：〈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跋崇禎本《遜國逸書》殘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頁19-23。有關建文遜國事詳細研究又見下注所揭論著。

<sup>118</sup> 梁億：《傳信錄》，收入《九朝談纂》，上冊，頁266-67；又見王泌：《東朝記》，收入孫幼安：《稗乘》，《百部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頁五下。

<sup>119</sup> 孫繼宗（監修）：《明英宗實錄》（1964年），卷七十三，頁1419。

<sup>120</sup> 建文遜國事之研究詳見孟森：〈建文遜國事考〉，載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頁1-12；又見倫明：〈建文遜國考疑〉，《輔仁學誌》卷三第二期（1932年7月），頁1-62。其他不贅。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昭陵一日語三楊見夜來乾象否？紫薇垣有事甚急，此亦數也。歎息而起，翌日駕崩。

此處昭陵應作景陵，即宣宗(1426-1435在位)，因下言三楊，指楊士奇(1365-1444)、楊榮(1371-1440)及楊溥(1375-1446)。三者歷仕四朝，宣宗時入閣為大學士，英宗時同輔政(若昭陵則指穆宗[1567-1572在位]，與三楊時代不脛合)。本條紀事未見正史，蓋出小說家之言。不過，宣宗卒前一日乾象有異，而遺言亦言「蓋天命也」。《宣宗實錄》宣德十年(1435)正月記：「甲戌，……昏刻，太白犯外屏。乙亥，敕文武大臣曰：『朕疾今不復起，蓋天命也。』」<sup>121</sup> 小說家大概據此套上三楊之名，加以敷衍。

己巳之變，欽天監彭德清曰：「象緯不警，不可復前，倘乘輿有虞，誰執其咎？」奄振不從，駕遂北狩。也先夜往謀逆，見黑雲罩御帳，大蟒繞護，驚懼而返。英皇嘗瞻天象，指示袁彬曰：「我終當歸耳！」

此則言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也先(?-1455)入侵，英宗率大軍出征至宣府時，隨行欽天監正彭德清曾上章指乾緯凶象，懇請駕回，但閣宦王振(?-1449)不從，遂至喪師土木驛北狩之事。故事出陳建(1497-1567)《皇明[資治]通紀》，記云：「正統十四年七月，北虜也先入寇，其鋒銳甚。……中官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征。……是月十七日駕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sup>122</sup> 其後施顯卿《古今奇聞類紀》有摘抄，題名〈黑雲如織〉。此事諒為事實，因《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有相關記載。記云：「欽天監正彭德清死獄中，命仍斬其首。德清坐黨王振，匿天變不奏及從征不擇地利處駐師也。」<sup>123</sup> 此處言德清為王振黨與前紀有異，未悉德清是否於王振不為象緯示警所動後改投其黨？至於責其從征不擇地利處駐師恐係厚誣，因是時主其事者為王振。至於所言也先欲加害被陷之英宗，但為靈蛇所護不得逞異聞，亦見《資治通紀》：「正統十四年八月，……上用中官王振計策，親征北虜。十六日，我師敗績於土木驛。上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先也先乘青驢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紅光罩定御帳，虜人見而駭異，其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繞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

<sup>121</sup> 張輔(監修)：《明宣宗實錄》(1963年)，卷一百十五，頁2598。

<sup>122</sup> 陳建輯《皇明[資治]通紀》三十四卷，初刻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刊本未見。本則引文據沈國元(訂)：《皇明[通紀]從信錄》，萬曆四十八年(1620)序刊本(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卷十九，頁三下至四上。

<sup>123</sup> 施顯卿：《古今奇聞類紀摘抄一》，收入《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頁十三下至十四下。

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虜所掠，得侍上左右。」<sup>124</sup>（《古今奇聞類紀》失錄）袁彬在北狩中隨侍英宗，歸朝後將在虜中間見撰成《正統北狩事蹟》二卷，但本則所言英宗與彬對話則未見記載。<sup>125</sup>

正統中，京師以土龍禱，兩童謠云：「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為郕王登極、太上復辟之兆。

以上童謠據言出於正統(1436-1449)末年，京師小兒為土龍祈雨而歌，好事者以歌詞隱喻英宗復辟，郕王（代宗，1450-1456在位）遜位事。詳見祝允明《野記》：「正統末，京師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譟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記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sup>126</sup>《明史》採之入《五行志三》，繫於正統二年(1437)。記云：「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二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復辟也。」<sup>127</sup>

武宗末，有嗣人皆言，帝星明江蘇，宸濠遂謀不軌。而劉養正、李士實輩，因以圖讖勸進；孰知為世廟嗣統之瑞哉？（頁56）

此則以武宗(1506-1521在位)末年，寧王朱宸濠(?-1521)陰懷不軌，而謀臣劉養正、李士實等以圖讖勸進蓄成叛亂，作為武宗駕崩、世宗(1522-1566在位)嗣統之預兆。案史所紀，寧王於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舉兵反，陷南昌，取九江，而其起事則受寵信李士實及劉養正等慫恿。劉養正以圖讖勸誘略見陳建《皇明從信錄》是年六月條：「六月十三日，……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宴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安福舉人劉養正……等與謀。士實者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畫，宸濠素慕之。……劉養正夙談道學，矯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精通天文及兵法、讖緯，宸濠賓致之。常言『帝星明江漢』，密勸宸濠起事，濠深信之。」<sup>128</sup>圖讖之說蓋指此。《武宗實錄》同年月記宸濠反叛未言其事，但另載術士李自然、李曰芳輩「數獻諛言，且言

<sup>124</sup>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十九，頁七上至八下。

<sup>125</sup> 彭德清死事見《明英宗實錄》，卷一百八十四，頁3632；袁彬：《正統北狩事蹟》，收入《紀錄彙編》，卷十八，題名尹直所撰。事蹟見《明史》，卷一百六十七，頁4509-10；又參考《明人傳記資料》，上冊，頁426。

<sup>126</sup> 祝允明：《野記》，頁四十九下。

<sup>127</sup> 《明史》，卷二十九，頁486。參見龔顯宗：《明代童謠的賞析與研究》（〔臺北縣〕新店市：富春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49-50。

<sup>128</sup>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二十七，頁二十三下至二十四上。

城東南有天子氣」，<sup>129</sup> 可見當時奉迎風氣。武宗聞訊即自將討伐，以安邊伯朱威帥師為先鋒。七月，宸濠犯安慶不利，而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1406-1416)帥兵復南昌，旬日敗擒宸濠。八月，車駕發京師，自稱威武大將軍，率驍卒數萬南下。守仁先已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不許。因將宸濠交太監劉永，自還南昌，並改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盡入諸嬖倖名以杜絕譖言。其事詳見《明史·王守仁傳》。明年十月，武宗回駕次通州，治交通宸濠者罪。十二月元凶伏誅，隨還京師，告捷於郊廟社稷，結束一場藩王變亂。<sup>130</sup>

由是以觀，圖讖、童謠、災祥、占驗，皆昭然不爽。而所最奇者兩事：則惠宗遜位、威宗殉國，尤為本朝之異聞。

惠宗遜國指建文帝為燕王「靖難」篡位，未知下落，一言焚死事。所謂遜國者為史家美詞，言建文不與叔父爭奪因此遜位而去（參見上條）。惠宗出南明福王諡名，稱惠宗讓皇帝，清乾隆元年(1736)改諡恭閔惠皇帝。威宗殉國指崇禎帝於流賊李自成攻陷北京自縊殉難事，清兵入京師後以帝禮改葬，諡曰莊烈愍皇帝，福王改諡思宗烈皇帝。威宗出桂王朱由榔之永曆政權(1646-1661)的諡名，史家多不承認。<sup>131</sup>

當金川門不守，帝倉皇欲自殺，少監王鉞以所藏高皇遺篋請；趣命取發之，有僧牒衣具三，帝曰：數也。時與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名符，各祝髮分牒從地道鬼門關出。

以上見前條程濟偕建文帝出亡傳聞。

<sup>129</sup> 徐光祚(監修)：《明武宗實錄》(1965年)，卷七十五，頁3381-82。

<sup>130</sup> 高岱：《鴻猷錄》卷十四，收入《紀錄彙編》，卷八十，頁六上至十五下。王守仁(陽明)之擒寧王入京獻俘事見《明史》，卷一百九十五，頁5162-66。

<sup>131</sup> 建文帝自成祖篡位被革除年號，至明亡仍未加諡號與廟號。清乾隆元年(1736)，高祖追諡為恭閔惠皇帝，始有惠宗之號。見《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東京：滿洲國內務府刊本，1937-38年)，卷二十三，頁四上；又見《明史》，卷四，頁66。參見吳縉華：〈明代建文帝在傳統皇位上的問題〉，載吳縉華：《明代制度史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下冊，頁359-63。崇禎自縊煤山後，清兵入關，順治帝追諡為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見《明史》，卷二十四，頁335。南明福王諡為思宗烈皇帝，復改毅宗，而永曆帝則改諡為威宗。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五記云：「〔崇禎十七年〕六月初六日壬戌，諡大行皇帝曰『思宗烈皇帝』。……二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奏辯先帝不當廟號曰『思』字非美，復改毅宗。……永曆諡為威宗，清朝諡為懷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119)

崇禎癸未，東兵薄都城，九門閉，上潛王宮中密室，扁鎖甚固。問內璫，云：「皇祖命不輕開。」令決鑰以進，見几上在篋，貯元人朝會圖一冊，華人夷人，分行而拜；上覽之，不悅，今所傳畫三軸，末一軸，酷肖御容，而垂髮中懸，非也。由今以觀，豈非前定乎？

以上所述為崇禎末年清兵臨近北京，崇禎帝驚惶失措，潛入大內密室，發現有三軸圖畫，其一軸酷肖御容而垂髮中懸，以為天意已定之傳聞，在易代之際甚為流行。故事其一見鄒衍《明季遺聞》（順治十四年〔1657〕序），記云：「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鑰甚固，相誠非大變勿啟。癸未秋，清兵圍城，上啟視，室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一軸。第一軸繪文武百官數十千，俱手執朝服，披髮亂走。上詰問，內臣答曰：『或恐官多法亂。』第二圖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狀。上又問內臣，答云：『想軍民背叛也。』上勃然變色。再展第三圖，圖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懸，于今日分毫不爽。」<sup>132</sup> 其說荒誕無稽，清康熙鄭達所輯《野史無文》曾就崇禎帝自縊史實作駁斥。言曰：「先是查盤大內庫藏，有紅硃漆匣一具，塵封尺許。啟之，乃古劍二口，光澈秋水，上取上。至是，手刃公主、嬪御，即是也。野史有劉青田藏圖畫之說，皆齊東之語也。」<sup>133</sup> 由此可知穿鑿附會之來歷。不過，野說感染震盪人心，久而不去，其後小說《鐵冠圖》又將之改編演繹。作者以鐵冠道人張中為進圖之人，而展視軸圖者為僭位之李闖賊（自成），其所示第二圖與前則所言第三圖雷同，認為此乃崇禎帝自縊的先兆。記云：「〔李闖〕傳令排駕到寶藏庫裏游玩。……看見東周上一張九龍抬花桌，上放着一個封皮鐵箱。……庫吏道：『此是明始祖洪武皇帝傳下的，傳說內有畫像三張，係鐵冠道人所進。』……把鐵箱揭開一看，果有三幅畫面。……李闖就叫展開觀看。第一幅着些彩雲，托定無數天兵天將，一個個金剛滿體，瑞氣騰騰擎住十八個孩兒。……又展開第二幅來看，只見上面寫着一個大人，披髮懸樑，穿藍衣，左腳脫赤，右腳穿紅鞋一只。又展第三幅觀看，更加奇了，上面只寫着天下萬萬年五個大字。」<sup>134</sup> 隨後又書軸圖的應驗：「若第二幅，一人披髮懸樑，乃應崇禎帝自縊之事。」<sup>134</sup> 由於《鐵冠圖》的敷衍增飾，故事遂更深入民間而傳播廣遠。

<sup>132</sup> 鄒衍：〈明季遺聞〉，《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一二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年），頁27。

<sup>133</sup> 鄭達：《野史無文》（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28。

<sup>134</sup> 《鐵冠圖全傳》八卷五十回，署名清松滋道人著，演李自成亡明事，有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引文據無名氏：《鐵冠圖》，《中國近代小說史料續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86年），卷四，頁十一下。



相傳高皇往嘗問劉誠意以國祚，曰：「陛下萬子萬孫，與天地同久。」光宗萬曆之子，熹宗、威宗、萬曆之孫，而威宗又天啟之弟。

按此條出自明末佚名撰《翦燭叢編》，敘劉伯溫與太祖對話所作預言之。記云：「高皇帝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為正殿基。業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小徙於後。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時金陵城告完，高皇帝誠意視之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為燕王也。皇帝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泰昌，萬曆子；天啟、崇禎、宏光皆萬曆孫，果符其讖。」是書已佚，引文見趙吉士（1628-1706）《寄園寄所寄》卷上。<sup>135</sup>

又云：「十七年來事已休，長弓空掛幞頭；八牛使盡千般力，還有胡人二八秋。」

此則讖言前此未見記載，類似清末以來流傳託名劉基編撰的《燒餅歌》。首句「十七年」指明太祖起事抗元，至翦除羣雄即帝位之年數。次句指早年軍功於今偃息，無力對抗外侮。第三句之「八牛」為「朱」之拆字。第四句之「胡人」隱喻滿洲，指明朝雖盡全力仍未能消除胡患。今本《燒餅歌》內文載劉伯溫預言「胡人二八秋，二八胡人二八憂」，似出上條，不過未審「二八」何義。<sup>136</sup>

又，丁卯秋，思陵御極。一日語閣臣。今早殿柱上有黃袱，取視之，內云：「天啟七，崇禎一，福王二十七。」此妖書也。今加根究，閣臣請焚之乃已。以十七禮在崇禎一下，則福王正得二耳。

此則為關於明末諸帝歷數讖言一種，出自席喜臣《青燐屑》：「思宗御極之元年，〔午門〕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襲小畫一卷，題云：『天啟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侍檢得即奏御前，思宗因傳巡皇城各官，究所從來。時袁槐眉先生以省垣隸皇城事，奏上曰：『此事不經，何由得至大。內且臣等巡視，俱各未見，而內臣特奏之，焉知非有奸人包藏禍心，潛伏肘腋而為此耶。如一追究，必有造訛立異，簧惑聖者矣。』上可其奏，立命火之。」<sup>137</sup> 吳偉業《綏寇紀略》及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上

<sup>135</sup>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上海：大遠圖書供應社，1935年），卷上，頁259。故事前段以「燕子」飛入隱喻燕王朱棣「靖難」之變出何喬遠：《名山藏·臣林記·劉基傳》，頁八下；又見曹臣：《舌華錄》，萬曆四十三年（1615）刊本，頁二下。

<sup>136</sup> 參見陳學霖：《劉伯溫〈燒餅歌〉新考》，頁1376-79；及同作者：〈東瀛刊行的中國預言書述評〉，頁187-80。

<sup>137</sup> 佚名（編）：《明季稗史初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卷二十四，頁421；又見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三十三，頁513。

有摘錄。按此條讖言終於福王，可見明亡之後好事者編造歷數，林時舉改作「崇禎一，福王二十七」，顯現時人祈望福王長祚，而其按語反映事實，應撰於福王歿後。

豈非數已前定，造物因預洩之以示人。姚少師所勒宮右牌，詎終屬渺茫耶？

追溯前代已竟而生此興歎，謂「造物因預洩之以示人」，蓋有宿命論之意味。姚少師指姚廣孝，惟言其「所勒宮右牌，詎終屬渺茫耶」未悉所指。按廣孝於京師之遺墨但見城北大隆善護國寺內之姚少師影堂上題偈。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一「崇國寺」條云：「寺爲〔元〕脫脫丞相故宅，……後僧錄司，司右姚少師影堂。少師佐成祖，爲靖難首勳，侑享太廟。嘉靖九年〔1530〕，以中允廖道南請，罷侑享，移祀大興隆寺，寺災，移此。今一像一主，主題〈仕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持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姚廣孝〉。像精峭，滿月面，目炯炯，露頂，架娑趺坐，有題偈，署獨菴老人自題。獨菴，少師號也。」少師自題偈云：「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頭龜毛拂，值得虛空笑點頭。」<sup>138</sup> 看破紅塵，四大皆空，俗人嚮往而不易得，此或可與上文「詎終屬渺茫耶」回應。

### 三

林時對是篇載錄自秦迄於當世，歷代流傳關乎國運人事的「圖讖」、「童謠」、「災祥」、「占驗」一類預言謠傳。分前後兩段，前段記述自秦漢至宋元之圖讖、童謠異聞，多載於正史及文人著述；後者則記載有明一代傳聞，多出於野史稗乘、雜誌隨筆。從上述根據史料逐則考釋，林時對似乎並非依書擷錄，或憑讀書記憶，或據朝野傳聞勾勒成篇，旨在以後出之事證明謠傳的應驗。今就其內容作一綜合分析。

首段記載多不按年代次序，所述秦漢間出現的圖讖，都見於《史記》與《漢書》，如預言秦亡、漢高祖之興、王莽受禪等，皆以讖言配合陰陽家「五德終始」說，治古史者當識其源流。此類圖讖當時稱緯書，大多爲政治野心家及其附和者編造以煽動人心，擾亂視聽，作爲奪取政權之工具，或作爲宣傳其所攬權力的正當性，或爲改易政制典禮之理論基礎。史家將之載錄或相信其爲真實，或以其對現下政權有附麗作用，又或雖然有所懷疑，亦以其爲歷史記錄而有保存價值。秦漢以後，陰陽家的讖緯預言漸爲歌謠形式的讖言取代，如唐高祖李淵的起義、武則天的奪位稱后，下至南朝劉裕、北朝柴榮的代興都有此類讖言預示，而史家皆將其記載以爲天命的應驗。天象物類異常亦有用於預言當政者征戰的挫敗，如吳王夫差之討伐越王勾踐、苻堅之侵犯江左，事前所見異象俱推

<sup>138</sup> 劉侗：《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一，頁33-36；姚廣孝事蹟詳見上文注84。

演爲凶兆。因此卜筮術數皆爲占天觀象，推演災祥，預言未來國家大事、治亂興亡的工具，而有關記載除正史外多見於筆記隨筆。本篇所舉占者言慕容燕爲苻秦滅後復興於慕容垂，術士覘王氣在吳分卜(吳越王)錢儵之大貴，陳搏聞趙匡胤(宋太祖)受禪預言天下太平，而邵雍在洛陽橋聞杜鵑鳴謂天下將有南人作亂是爲其例。下至元末稗聞報導元順帝將棄京城北遁，有兩狐從殿中躍出，象徵蒙古退出中原，亦視爲災祥應驗不爽之事證。

後段記載有明一代之讖言，童謠、災祥比較贍詳，皆因作者以當時人記當時事，無論記憶或根據資料都較前朝確切。此類記載皆係關涉改朝換代之政治變亂、諸王篡奪皇位之宮闈鬥爭，及外族入侵引起之大禍以至亡國等當朝大事。由於事故突發，影響巨大而又無所解釋，一時人心惶惶，莫知適從。坊間謠傳流言應運而起，因此出現不少讖言、童謠作爲事後解釋，或作對期待而未發之事作宣傳。此類口述資料後來爲作者採摭，輾轉傳抄而渲染附麗，流佈影響人心更廣遠。本篇首先揭示元末三數謠言傳聞，謂首末二帝世祖及順帝皆從占卜所得隱語，預知國祚不永及明朝之代興。其次列舉國初著名仙釋如周顛、張三丰、碧峯和尚、張鐵冠，傳述其若干神奇怪誕故事，作爲明朝受命於天的符瑞。此類故事實則藉此神化烘托朱元璋之稟賦、材能及功績而歸之於天授，因此有神異仙釋之徒爲之輔助並預告其成就大業。此外，帷幄謀臣劉基(伯溫)亦被神化，說其預知朱元璋爲眞命之主，待從征伐陳友諒以異能拯救人主於危難。諸如此類神奇故事甚多，皆與開國之人事與情況有密切關係。此類故事雖然始於民間，目爲俚俗，但後來官撰《太祖實錄》，需要神化皇帝以示天命所鍾，故此亦酌量採錄以藩飾附麗，作爲神道設教之資。民間傳聞之蛻變爲官方神話，明太祖及其帷幄謀臣提供不少例證，而此類傳聞神話，其後又爲坊間演史如萬曆間《英烈傳》所擷取，漸次在民間以新面貌出現。

故事其次以燕王「靖難」，篡奪建文帝位爲主題，刺取當時之政治流言，後來轉錄於《奉天靖難記》之官書者作爲燕王起兵之應驗。「莫逐燕得高飛，高飛翔帝畿」一讖言明人最熟識，言靖難事者多徵引。燕兵陷南京，宮殿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官史言其焚死，惟野乘則言其祝髮爲僧出亡。明中葉以來，民間稗史流傳建文「遜國」爲僧，四出流亡，其後於正統間回京終其頤年者不可勝紀，而最知名者爲託名程濟之《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等。此類野史皆出於天啟、崇禎間，是時國勢衰淒，邊患日張，人心惶惶，謠言四起，正迎合此種心理而盛傳一時。靖難之後，明朝亦有三數震撼之災難事變，最主要者爲正統十四年，蒙古瓦剌酋長也先壓境，英宗率大軍迎敵，於土木驛喪師被虜，其弟郕王繼位。逾年英宗獲釋，於南宮發動政變而復位。當時參與其役者流傳象緯示警，皇上北狩有大蟒繞護不爲也先所害，而童謠亦有郕王登極、太上王復辟之兆，皆爲後人轉述敷衍之對象。此外，正德末年之寧王朱宸濠起兵反叛亦爲當朝大事，涉及武宗御駕親征，名儒王守仁以總督之職平亂獻俘。稗史流傳寧王係惑於謀士劉養正、李士實等指陳象緯，以圖讖勸進，果符其應，而好事者謂此是世宗嗣位之符瑞，化凶象爲吉祥，可見圖讖之功用。由此觀之，此段擷取當世讖言示意，有關資料而終結

言「圖讖、童謠、災祥、占驗，皆昭然不爽」，正反映當時人深信預言及宿命論之心態。

作者以明亡時流傳崇禎帝自縊，及國亡於清為前定之讖言作殿筆。此類出自清初稗史野談之記載，率多將較早盛傳之建文帝逃亡為僧故事與崇禎帝遇難前之異聞混合，而以太祖之神機軍師劉伯溫(基)為仲介，謂伯溫早已預見其事而遺下錦囊授計。例如前言靖難兵攻入宮城，建文帝倉皇欲自盡，少監出示太祖所藏遺篋，內有僧牒衣具三，因從所指祝髮，與侍從分牒自地遁出。此故事一云始於劉伯溫預知大難，因指授太祖將僧牒預藏於篋，後世有大難始可啟視，建文帝危急時開篋，遂依計出亡。又如崇禎帝於李自成兵薄京城時，在密室獲見篋內藏傳畫三軸，其末一軸酷肖御容，垂髮中懸，因知劫數難逃。據鄒漪《明季遺聞》，此故事亦與劉伯溫有關，謂伯溫曾於大內留秘記，鑄鍵甚固，相戒非大變勿開啟。及清兵圍城時，帝啟視所見與前述無異。事實上，明亡之讖言率多託名劉伯溫，例如末代在位諸帝，如萬曆之後為其子孫光宗、熹宗、思宗，皆借伯溫告知太祖謂其國祚「萬子萬孫，與天地同久」一語演繹。至於明朝之迭遭北方侵擾危害，則可從其讖言「十七年來事已休，長弓空掛幞稍頭；八牛使盡千般力，還有胡人二八秋」不言而喻。最後所述崇禎十七年，於早殿柱上所發現黃袱內所藏之「妖書」，題云「天啟七，崇禎一，福王二十七」故事，則係南明遺臣所傳。意謂符命預言崇禎短祚而福王當有二十七年，不啻當世之政治宣傳，但實則上崇禎享祚十七年而福王在位僅二年，故此作者須作修訂以脗合應驗之說。福王之後，明祚已亡，故亦無從預測，因此引姚廣孝所勒宮右牌，而以「詎終屬渺茫耶」作為興歎終篇。

根據上述箋釋，林時對是篇敘述歷代各類神秘預言率多有所根據，可以從追溯其原委流變，窺見其歷史軌跡，了解個別產生之原因及其作用。由於作者不似直接從原著擷錄資料，而係採自傳聞並加以己見，可見此類預言傳聞之深入人心，成為歷史集體記憶，透過文字記載而流傳。至於林時對為何撰述此文，自與其所處之亡國時代及個人憂憤心情有關。由於國破家亡，事無可為，惟有歸諸宿命論，掇拾前代出現之各類預言，一一證明其應驗以示人生之無可奈何。事實上，明末清初出現頗多此類讖言，可見當時人心，不過多以筆記體裁記載，未有如林時對之追溯古今，細論始末，因此其文宜得史家注視，可以視為近代預言書如《燒餅歌》、《透天玄機》(又名《鐵冠數》)一類之鼻祖。惟是時對此文以考史為旨，並非作未來政治人事之預測，故此不可以星相預言家視之。

## 附錄一：《荷牖叢談》目錄

## 卷之一（共二十二則）

本朝遠過前代  
 陳太史明卿壬午殉難列傳敘<sup>139</sup>  
 列朝年號辨誤  
 南北都大內宮殿考  
 京都形勢  
 祖陵祀典  
 高皇帝御製皇陵碑文  
 本朝格令  
 設科取士條格  
 宮中二十四衙門考  
 王軫家書  
 鑾輿不宜輕出  
 二恨五失十五勝算  
 昭代狀元考略  
 理學真傳  
 殿試策略<sup>140</sup>  
 于忠肅功在社稷  
 鄭端簡公吾學編紀儒臣十人  
 弘治名相助爲理  
 劉忠宣受知泰陵  
 徐武功王威寧將略  
 大臣享壽考

## 卷之二（共二十三則）

十六朝綸扉秉政紀  
 列朝犯顏強諫杖斃慘殺諸公  
 三百年文章代不乏人  
 兩浙人物

昭代公卿多清節可風  
 圖識童謠災祥占驗皆確有可憑  
 本朝第一人物  
 一屋散錢  
 對君有體  
 賢者不矜細行  
 盜亦有人心  
 枉做小人  
 徐華亭饒幹濟  
 高文襄公儲本兵議  
 朋黨大略  
 京師首善書院  
 趙忠毅公奏銓曹積弊  
 楊忠烈公血書  
 孫閣部文忠公請面奏軍機  
 以清君側之惡<sup>141</sup>  
 葉文忠臺山養成璫禍  
 高忠憲公論三案  
 倪文正公奏議  
 瞿給諫式耜六十平疏

## 卷之三（共二十三則）

威廟欽定逆案  
 京畿四輔說  
 國家三大弊政  
 國事講張拱手以遼陽予敵  
 王給諫都疏糾首翻逆案  
 劉忠端公起京兆面恩疏  
 天下危尤注意相

<sup>139</sup> 〈手稿〉本「陳太史」下缺「明卿」二字。

<sup>140</sup> 〈手稿〉本缺「略」字。

<sup>141</sup> 〈手稿〉本缺「孫文忠公」，缺「閣部」二字。

溫體仁誤國

王季重規陽羨<sup>142</sup>

狀元宰相讓文山獨步千秋

鼎甲不足貴

門戶之禍

錢御冷相公與劉念臺總憲書

東林中依草附木之徒

京營之弊

剿寇事權不一

深文峻法憲典火烈

陳啟新傳

袁崇煥方一藻楊嗣昌陳新甲

謝陞等議款不終<sup>143</sup>

威廟聽信內侍爲失策

萬茹茶奏疏

李忠文公齋沐具疏

南安子對症藥說

卷之四（共十二則）

馬阮合交之由

閣部史公以四藩防江<sup>144</sup>

馬士英不知左帥避闖南奔撤

江防兵以阻遏<sup>145</sup>

南都三疑案

蠡城監國

王之仁攘奪義餉以致江干潰敗

阮大鍼代草假方國安王之仁具疏請

除東林餘孽<sup>146</sup>

思文即位於閩

端溪滇桂十六載紀元延統

鄭芝龍父子祖孫三世據海島

登州三叛

三王無貴相

<sup>142</sup> 〈手稿〉本誤作「王季重」。

<sup>143</sup> 〈手稿〉本作「袁崇煥、方一藻等議款下終」。

<sup>144</sup> 〈手稿〉本作「督輔史公」。

<sup>145</sup> 〈手稿〉本作「……撤防江兵」甚是。

<sup>146</sup> 〈手稿〉本作「阮大鍼代草請除東林餘孽」。

附錄二：《留補堂文集選》目錄

卷一〈論〉

天下危尤注意相論  
 門戶之禍論  
 對君有體論  
 枉做小人論  
 一屋散錢論  
 盜亦有人心論  
 棄賢才以資敵國論  
 論本朝逆臣祖賊檜故智殺異己  
 以就款局  
 四明人物論  
 直道在斯民論  
 禪宗源流論

梅溪探梅記  
 東甌法幢禪師主大梅山  
 開堂說法記  
 東邨延福寺重建內鑿堂記  
 亡姬黃琰母子小記  
 陳司馬巖野殉義記  
 甲申從賊逆臣記

卷四

〈說〉 相說  
 葬說  
 高廢翁文集序  
 公弼盧大令纂殉忠烈傳序  
 蔣孝廉同菴史彙序  
 梅叟兄煙鬢堂詩集敘

卷二〈記〉

十六朝綸扉秉政記  
 朋黨大略論  
 昭代公卿類多廉約記  
 三恨五失十五勝算記  
 京營積弊記  
 瀛州殉難記  
 威廟末年遺老記  
 馬阮合交記  
 閣部史忠請公以四藩防江記  
 南都三疑案記  
 鄭芝龍父子祖孫三世據海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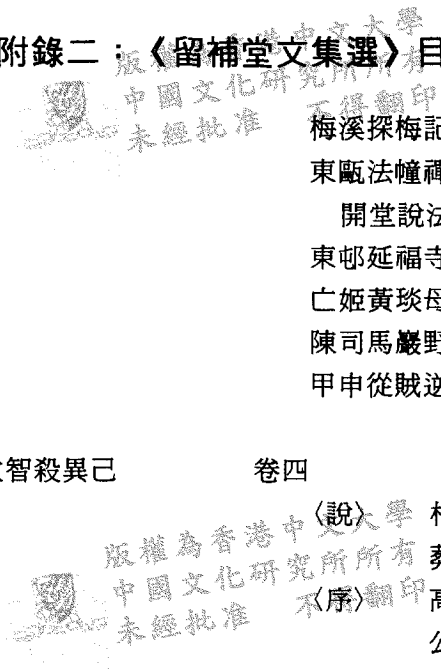
〈跋〉 跋朱氏家乘後  
 楊先生祁收雜詠跋後  
 〈墓誌銘〉 明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尚寶  
 司丞前江西道監察御史湖  
 廣布政司參議提督通省學  
 政向若水公墓誌銘

〈傳〉 葛太史文節先生傳  
 徐子松盟遺像贊  
 題曉山集後六則  
 彙列評語  
 張巡傳  
 書李子杲堂文鈔後

卷三〈記〉

大本堂記  
 李氏重修森森亭記

周鄮山傳  
 陸春明傳  
 寄林影巖書



# A Cri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ssay on “Prophetic Charts” by Lin Shidui of the Late Ming

(A Summary)

Chan Hok-lam

This article is a cri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ssay on “prophetic charts” (*tuchen*) written by Lin Shidui, a scholar from Zhejiang in the late Ming, included in his collected work *Hezha congtan*. Prophetic charts appeared in Chinese history as early as 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y became prominent in the Han dynasty under the intensive influence of the Cosmological School. Since then, they were frequently involved in political, social causes,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and displayed prominentl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literary miscellanies and religious scriptures. These records, however, are widely scattered and there had been few attempts to put them in a collection, let alone studying them in a scholarly fashion. Lin Shidui’s essay was one of the few informative treatises by premodern scholars o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se prophetic charts from the first century B.C. down to his own time. The present commentary aims at identifying his sources and elucidating the findings to make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his work and bring it to the attention of interested scholar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